鐙窗業錄

鐙窗叢錄卷一

句吳　吳翌鳳

世稱倉頡始制爲字宋衷皇甫謐俱以倉頡爲黃帝史官不知伏羲居黃帝前已言作書契不應先有書契後有字且管仲言古三王以前封禪者七十有二君皆紀號泰山莊子言十三代之封有紀勒者千八百餘所夫曰紀號曰紀勒則必皆字也春秋元命包敘帝王之相曰倉頡四目則倉頡者乃伏羲前一帝號也故蔡邕曹植皆稱曰頡皇呂不韋亦曰史皇氏古謂

曹爲史 其謂爲黃帝史臣者謬也

古算法有五曹算經五曹者田曹兵曹集曹倉曹金曹也生人之本上用天道下分地利故田曹爲首既有田疇必資人力故兵曹次之既有人衆必資食飲故集曹次之衆既會集必務儲蓄故倉曹次之倉廩貨幣交質變易故金曹次之

今所傳女孝經乃宋侯莫陳邈妻鄭氏作侯莫陳三字氏也今竟作陳邈誤矣唐有侯莫陳頴侯莫陳肅侯莫陳涉本劉氏被周賜姓取云後魏賜姓見趙明誠金石錄又邨塾所讀三字經宋末區適子撰見廣宋遺民錄

周禮奚三百鄭氏曰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爲奴無才知者爲奚即今之侍史官婢此說非也周禮無縣官之文孟子固嘗言罪人不孥矣雖甘誓有我則孥戮爾之文然此乃臨三軍之矢辭非通行之法令也借曰有之必大逆無道者然後沒之周公立法何以逆知後世大逆無道者如是之多而立制奚女必三百人乎又天官所統有女酒女漿女籩女醢女醯女鹽女冪女史地官所統有女舂抌女饎女稾皆非罪女也而鄭概訓爲女奴夫沒罪人妻子者春秋戰國事也至今遂爲律令漢因之鄭氏以今訓古不可通

矣又許叔重說文訓妾字謂有辠女子給事之得接於君者案左傳僖十七年晉惠公在梁梁伯妻之孕過期卜曰將生一男一女男爲人臣女爲人妾及生男名圉女名妾皆以賤名之非以罪人名之也杜氏曰不聘曰妾句踐行成於吳請臣請妾是固罪人之稱矣豈必得接於君乎漢以來公主命婦皆自稱曰妾蓋臣事之通稱爾

禮記言玉之德曰孚尹旁達楊升菴曰古注孚尹者浮筠也書亦同言玉之德如竹膜之膩如女膚之滑也與今注不同元微之出門行詠采玉事云求之果如言

剖則浮筠膩蓋用古注

宋太祖取武人以車軸身琵琶腿爲準格

元時進賀表文觸忌諱者凡一百六十七字著之典章

逮明太祖恩威不測每因文字少不當意輒罪其臣

當日有事圜丘惡祝册有予我字將譴撰文者桂正

言於帝曰予小子履湯用于郊我將我享武歌于廟

以古率今未足深罪帝怒乃釋一百六十七字者極

盡歸化亡播晏徂哀奄昧駕遐仙死病苦沒泯滅凶

禍傾頹毀假仆壞破晦刑傷孤墜隨服布孝短夭折

災困危亂暴虐昏迷愚老邁改替敗廢寢殺絕忌憂

切患衰囚杜棄喪戾空陷尼艱忽降埽擯缺落典憲
法奔崩摧殄殞墓橋出祭奠饗享鬼狂藏怪漸愁夢
幻弊疾遷壓亢蒙隔離去辭追考板蕩荒古迹師剎
革睽違尸叛散慘怨尅反逆害戕殘偏枯耿靈幽沈
埋挽升退換移暗了休罷覆弔斷收誅厭諱恤罪辜
懲土別逝泉陵此延祐元年十一月取定擬至三年
八月寬其禁奕然如仙靈歸化泉陵諸字州縣名犯
此者極多不知當日作何迴避也

安祿山肚垂過膝重三百五十斤見姚汝能祿山事迹
及錢希白南部新書

僧家祇律首在戒淫法秀道人嘗呵綺語乃經典所載三十三天色界欲界居其二七佛皆有妻有子如來爲太子時有三夫人有六萬采女上天之最尊者莫如帝釋而采女多至四十三億萬二千五百人娶修羅之女以其美也後與采女戲池中女以告修羅遂有戰鬬之事閻浮王晝則治事夜仍與諸采女行樂又佛所說男女情欲有曰以相視爲樂以相有爲樂以相抱爲樂女以相觸爲樂男以出不淨爲樂其穢褻有甚於閭巷之所談議者吁可怪也

涅槃經有禿居士今人罵僧曰賊禿亦有本梁荀濟表

日朝夕敬妖怪之鬼曲躬供貪淫之賊秃

天智玉名逸周書甲子夕紂取天智玉五環身自焚注

庶玉則銷天智不銷紂身不蠹也

吳王之女名二十故吳人呼二十爲念見兼明書

漢之取士其射策中者謂之高第又尹翁歸以治郡高

第則不獨甲科有第矣隋唐以來始有及第之稱又

隋書百官志公侯封郡縣者境內稱之曰第下是又

第宅之第

進士乃唐科目之一凡試是科者通謂之舉進士有舉

進士不第者如孟浩然應進士不第皇甫鎮舉進士

二十三上不中第是也今殿試後始謂之進士其中會試而未殿試者謂之中式舉人與唐制異

宋張鄧公士遜與寇萊公遊相國寺詣一卜肆卜者曰二人皆宰相也既出過張齊賢王隨復往卜之卜者大驚曰一日之內而有四人宰相四人相顧而笑以退因是卜者銷聲不復有人問之窮餓以死其後四人皆如其言夫一日而識四宰相技亦神矣而卒窮餓以死甚矣古人之不好諛也

康熙末常熟杜昌丁入藏過瀾滄百里其部落曰猓猔有小女名倫幾卑者聰慧明豔能通漢語昌丁來往

屢主其家見輙稱木瓜呀布木瓜者尊稱也呀布者
猶言好也彼此有情臨行以所挂戒指爲贈揮淚而
別天倉沈光祿起元作歌貎其事

歸田園在吾郡婁門內明刑部侍郎王公心一所創也
其西卽陳相國之遴拙政園陳旣敗更數主今爲蔣
蔣二氏所有土人競指歸田園爲拙政園非也中有
蘭雪堂古木參天池清石秀向與其後人彭齡裔賢
交時過之裔賢沒已四十年而園亦摧敗零落盡矣

古文趾作止漢書刑法志左止右止食貨志引詩四之
日舉止郊祀歌獲白麟爰五止師古曰止足也時白

麟足有五蹄

今人稱謂敝縣敝郡敝省昉於左傳之敝邑蓋謙詞也唯京師　至尊所在不敢稱敝字

明依漢世之法封建宗室其後日益蕃衍廪祿不給婚嫁不時至有男年三十六歲女年四十歲而尙未有家室者嘉靖四十一年御史林潤言天下歲供京師糧四百萬石而諸府祿米凡八百五十三萬石借令全輸猶不足供宗藩廪祿之半況吏祿軍餉皆出其中乎故自郡王以上猶得厚享將軍以下多不能自存飢寒窮苦勢所必至常號呼道路聚詬有司守土

之官每懼生變賦不可增而宗室日益蕃衍可爲寒
心觀此言當時朝廷既無擢用之方又無處置之法
宗室飢寒而國家亦大困矣
宋元嘉起居注韋朗於廣州作銀塗漆屏風二十三牀
綠沈屏風一牀牀座也南朝呼筆四管爲一牀北史
源賀傳彊弩一二牀是凡物皆可云牀也又一夫一
婦爲一牀北齊賦民之法
昔本作昝字有數義說文昝乾肉也張參五經文字云
後人以爲古昔字周禮三酒有昔酒注昔酒無事而
飲也月令月昔靡艸死謂終也左傳爲一昔之期穀

梁傳夏四月昔恆星不見昔卽夜字注日入至星出時謂之昔樂府有昔昔鹽猶云夜夜豔也尸子君子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昔席猶細席所謂廣廈細旃也

洪遵錢志集顧烜張台封演董逌李孝美陶岳諸家之譜成之號稱詳博然實多可議鼂氏譏董氏載太昊葛天氏之幣以爲無稽今洪氏又一一彊爲之圖項梁大錢公孫述鐵錢王則河陽錢吳越王錢並如今錢幕狀又如宋景和鵝眼錢乃民閒私鑄不當入正品歲時記牽牛借天帝錢二萬佛書曼陀多王以神

力雨寶錢說本無稽洪彙作一卷曰天品輕影淸水
孫先生嚴先生之類亦作一卷曰神品極可笑
風俗通云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故田文生而
嬰告其母令勿舉且曰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余
攷南史王鎭惡以是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
宗其祖猛曰孟嘗君以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
吾門故名鎭惡唐崔信明生時五月五日日方中有
異雀鳴集庭樹觀此則俗忌之說固不足信也
施彥執北窗炙輠錄云仁宗嘗與宮人博才出錢千既
輸邵郎提其半走宮人皆笑之曰官家太窮相既輸

又惜不肯盡與仁宗曰汝知此錢爲誰錢也此非我錢乃百姓錢也我今日已妄用過百姓千錢又一夜在宮中聞絲竹歌笑之聲問曰此何處作樂宮人曰此民間酒樓作樂處因又曰官家且聽民間如許快活都似我宮中如此冷冷落落地仁宗曰汝知否我因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爲渠渠便冷落矣嗚呼此眞千古盛德之君也彥執名德操海昌人張九成子韶之友生不婚宦病瘵而歿子韶以文祭之云生平朋友不過四人姚棄先亡公又繼去其和彥執詩云環顧天下閒四海唯三友三友者彥執及

姚進道葉先覺也葉無攷姚名逃堯張孝祥榜進士

有篇臺公餘詞

社集始於宋末之月泉吟社至明隆慶萬歷閒青溪社
集而始盛天啟甲子復有應社合吳郡金沙檇李僅
十一入張溥天如張采受先楊廷樞維斗楊彝子常
顧夢麟麟士朱隗雲子王啓榮惠常周銓簡臣周鍾
介生吳昌時來之錢旃彥林分主五經文字之選後
又推添之遂有廣應社貴池劉城伯宗吳應箕次尾
萬應隆道吉蕪湖沈士柱崑銅宣城沈壽民眉生咸
來會崇禎之初吳江吳翤扶九結嘉興孫淳孟樸等

肇舉復社於時雲閒有幾社浙西有聞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則社又有歷亭社席社崑陽雲簪社而吳門別有羽社朋社匡社武林有讀書社山左有大社扶九思欲合天下之文甄綜之孟樸請行扶九乃出白金二百鎰家穀二百斛以資孟樸閱歲羣彥胥來大會於吳郡舉凡應社幾社聞社匡社南社則社席社盡合於復社始於戊辰成於己巳其盟書曰學不殖將落毋蹈匪彝毋讀非聖賢書毋違老成人毋矜厥長毋以辯言亂政毋干進喪乃身嗣今以往犯者小用諫大者擯僉曰諾是役也孟樸渡淮泗歷齊魯

以達於京師賢士大夫必審擇而定衿契然後進之於社先後大會者三論其文爲國表復社之名動朝野（倪元珙督學江南有一士介其父求科舉元珙答曰訪此人並非復社恐不足以服衆倪之嚴亦復社過於父矣）維時烏程溫相之子求入社不許於是斂怨實深崇禎十年正月蘇州民陸文聲疏陳風俗之弊皆原於士子庶吉士張溥知淮川縣事張采倡立復社以亂天下遂下督學察覈而閣臣從中搆之蘇州府推官周之夔者與溥同年舉進士初亦入社至是希閣臣意墨經詣闕訐奏溥等樹黨挾持案久不結讒言罔極至有草檄以聲復社十罪者大略謂派則

婁東吳下雲閒學則天如維斗臥子上搖國柄下亂羣情行殊八俊三君迹近八關五鬼外乎黨者雖房杜不足言事業異我盟者雖屈宋不足言文章或呼學究智囊或號行舟太保傳檄則星馳電發宴會則酒池肉林所云行舟太保者蓋指孟樸言之至十五年御史金毓峒給事中姜埰各上疏白其事始奉旨朝廷不以語言文字罪人復社一案准注銷先是壬午秋（或作乙亥或作戊寅今從復社姓氏序）南國諸生顧杲等一百四十人具留都防亂公揭逐閹黨阮大鋮有云某等讀聖賢之書明討賊之義事出公論言與憤俱但知爲

國除姦不惜以身賈禍云云大鋮恨刺骨日思報復

洎福藩稱制大鋮湔雪復用適有王鼎實東南利孔

久湮復社渠魁聚斂一疏大鋮語馬士英曰孔門弟

子三千而維斗等聚徒至萬不反何待至欲陳兵於

江次以爲防禦雖心知無是事而意在盡殺復社之

主盟者時崑銅暨宜興陳貞慧定生輩皆就逮繫獄

眉生及桐城錢秉鐙幼光亡命得脫會　王師渡江

南都失守諸君子始得免禍焉

月泉吟社者浦江吳渭清翁所創也清翁宋義烏令元

初退食吳溪作爲此社延致鄉遺老方鳳韶卿閩謝

翺皐羽括蒼吳思齊子善司月旦以春日田園雜興
爲題於丙戌小春望日發卷至丁亥正月望日收卷
月終結局丙戌丁亥元至正二十三四年收二千七百三十五卷選
中二百八十名三月三日揭榜第一名三山連文鳳
字伯正賞公服羅一縑七丈筆五貼墨五笏第二名
義烏馮澄字澄翁賞公服羅一縑六丈筆四貼墨四
笏第三名杭州梁相字必大賞公服羅一縑五丈筆
三貼墨三笏第四名至十名各春衫羅一縑筆二貼
墨二笏第十一名至二十名各深衣布一端筆一貼
墨一笏第二十名至三十名各深衣布一端筆一貼

第三十一名至五十名各筆一貼墨一笏吟箋二沓

通榜仍各送本社新詩一册又明廣陵鄭元勳超宗

家有影園崇禎庚辰園中黃牡丹忽放一枝乃大會

詞人賦詩且徵詩江楚間得百餘章超宗悉糊名易

書送海虞某鉅公評定甲乙南海黎遂球美周居第

一超宗鐫金斝遺儀致之曰賀者牡丹狀元風流盛

事不減月泉黎後死贛州之難

青溪社集者陳芹子野知寧鄉縣謝病歸隆慶辛未歲

所創也時有費參軍懋謙朱太守孟震唐太學資賢

姚典客淛胡民部世祥華廣文復初鍾參軍倬黃參

軍喬棟周山人才甫盛貢生時泰任參軍夢樣先後
入社其與而未入者張太學獻翼金山人鑾黃山人
孔昭梅文學鼎祚莫山人公遠王山人寅黃進士雲
龍夏山人曰瑚紀亳州振東陳將軍經翰汪山人顯
節汪文學道貫道會沈太史想學程文學應魁周文
學時復也癸酉復爲續會則吳文學子玉魏廣文學
禮莫貢士是龍邵太學應魁張文學文柱與焉每月
爲集遇晷命題卽席分韻錄而刻之名曰青溪社稾
前會許石城先生序之後會吳瑞穀序之其載於朱
秉器停雲小志者如此秉器卽孟震字也後七十餘

年虞山某鉅公復序金陵社集詩曰海宇承平陪京
佳麗仕宦者詩爲仙都游談者指爲樂土弘正之間
顧華玉王欽佩以文章立墠陳大聲徐子仁以詞曲
擅場江山妍淑士女清華才俊歙集風流宏長嘉靖
中年朱子价何元朗爲寓公金在衡盛仲交爲地主
皇甫子循黃淳父之流爲旅人相與授簡分題徵歌
選勝秦淮一曲煙水競其風華桃葉諸姬梅柳滋其
妍翠此金陵之初盛也萬歷初年陳寧鄉芹解組石
城卜居笛步置驛邀賓復修青溪之社於是在衡仲
交以耆老而莅盟幼于百穀以勝流而至止厥後軒

車紛遝唱和頻煩雖詞章未嫺大雅而槃游無已太康此金陵之再盛也其後二十餘年閩人曹學佺能始回翔棘寺游宴冶城賓朋過從名勝延眺縉紳則臧晉叔陳德遠爲眉目布衣則吳非熊吳允兆柳陳父盛太古爲領袞臺城懷古爰爲憑弔之篇新亭送客亦有傷離之作筆墨横飛篇帙騰涌此金陵之極盛也戊子中秋予以鋃鐺隙日采詩舊京得金陵社集詩一編蓋曹氏門客所撰集也嗟夫日中月滿物換星移舟壑夜趨飲臘且改白門有烏無樹枝之可繞華表歸鶴悵城郭之幷非撰文懷人吁其悲矣謂

我何求亦無譽焉覽其文者謂盛衰今昔之感盡於
此矣又南都新立有秀水姚澣北若者英年樂於取
友盡收貿庫所有私錢載酒徵歌大會復社同人於
秦淮河上幾二千人聚其文爲國門廣業時阮集之
塡燕子箋傳奇盛行於白門是日句隊末有演此者
故北若詩云柳岸花溪澹泞天恣攜紅袠放鐙船梨
園弟子覘人意隊隊停歌燕子箋
國初社事猶盛吳中則有愼交社彭瓏雲客宋德宜右
之德宏疇三尤侗展成主之七郡之士從焉嘉興則
有十郡大社連舟數百捜集於南湖太倉吳偉業長

洲宋德宜實潁吳縣沈世英彭瓏尤侗華亭徐致遠
吳江計東武進黃永鄒祗謨無錫顧宸崑山徐乾學
嘉興朱茂晭彝尊嘉善曹爾堪德淸章金牧金范杭
州陸圻蕭山毛奇齡山陰駱復旦會稽姜承烈徐允
定等皆赴自此已後風流銷歇矣

龍泓山人丁敬字敬身又自號鈍丁居杭州候潮門外
釀麴自給身廁傭保未嘗自異酷好金石之文嘗著
武林金石錄分隸皆入古尤工鐵筆不輕作人得其
一二奉若珙璧性兀奡意所不可輒嫚罵累日夕不
休以是人多畏之晚歲所居不戒於火買宅將遷矣

而以其母及長子之柩先往或告以不吉勿顧其慎

如此弟子海鹽張燕昌亦嗜古別見余懷舊錄中

五代史任圜傳崔協不識文字虛有其表世目爲沒字

碑

水經注云楚人謂冢爲琴六安縣都陂中有大冢曰公

琴世傳卽咎繇冢

張伯雨外史晚居茅山罕接賓客一日有野僧來謁童

子拒之僧曰語而主吾詩僧也胡爲拒我不得已乃

爲入報伯雨書老杜花徑不曾緣客埽之句使持以

示僧僧略不運思足成之曰久聞方外有神仙只住

華陽古洞天花徑不曾緣客掃石牀今許借僧眠穿
雲去汲燒丹井帶雨來耕種玉田一自茅君成道後
幾人騎鶴下蒼煙末二句頗涉讖刺伯雨得詩大驚
延入置之上坐留連數日

孫弈示兒編云五行一也大禹謨則曰水火金木土穀
惟修洪範則曰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月令則曰
春木夏火中央土秋金冬水其言先後不同何也曰
聖經之言各有所主大禹謨之所主者養民之政故
以五行之相尅者言之尅下爲財故也洪範之所主
者自然之數故以五行之生數言之舉生數則成數

可知矣月令之所主者四時之令故以五行相生之序言之是以不同也

沈存中筆談云舊尙書禹貢雲夢土作乂太宗得古本尙書作雲土夢作乂詔改從古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余仕于吳郡嘗見長洲宰其圃扁曰茂苑蓋取諸吳都賦余曰長洲非此地也問其故余曰吳王濞都廣陵漢郡國志云廣陵郡東陽縣有長洲澤吳王濞太倉在此東陽今盱眙縣故枚乘說吳王曰長洲之縣服虔以爲吳苑韋昭以爲長洲在吳東蓋謂廣陵之吳也曰佗有所據乎余曰隋虞綽

撰長洲玉鏡蓋煬帝在江都時所作也長洲之名縣始于唐武后時王氏之言如此然用者承誤至於今不改

俗多以廣陵濤爲揚州其誤久矣枚乘七發觀潮于廣陵之曲江秀水朱氏曰曲江卽浙江曲與折義均也故其詞曰弭節伍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塲注以爲骨母胥母之譌也水經注浙江水流兩山之間江川急濬兼濤水晝夜再來至二月八日最高潮水之前揚波者伍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是以枚乘曰海水上潮江水逆流似神而非於是處焉其詮釋最確曾鞏

序鑑湖圖有所謂廣陵斗門者在今山陰縣西六十里去浙江不遠而錢唐郭外有廣陵侯廟迄今猶存至若江都之更名廣陵在元狩二年時乘已卒不應先見之于文是七發之廣陵非江都也明矣又元至正元年省試羅刹江賦試者三千人獨錢惟善以錢唐江爲曲江遂聞於時號曲江居士載記歷歷可證顧世人以廣陵二字遂誣曲江在揚州指城東小水以實之尤可笑也

有學究言人能力行論語一句便是聖人有紈袴子笑曰我已力行三句恐未足稱聖人問之乃食不厭精

膾不厭細狐貉之厚以居也聞者大笑

明蘄州顧以行年三十餘始爲學生應鄉試問搜者何爲曰恐懷挾曰叱以行始試童子猶忍之既爲學生則古所謂士也古者待士有司敦請駕車以待金世宗試士解髮袒衣索及耳鼻省臣奏非待士禮因立沐浴官令親沐浴更衣今堂堂聖朝以囚待士吾不忍也拂衣出自號東山先生喜爲奇詭之行代衛軍押漕至京山東飢舉以賑即亡去官追賠急鬻田以償又好大言嘗云足迹周六七萬里見計子勳（即劉子勳）又言黃金可成特不爲耳其任誕如此兒曰宗儒有

八妾妾一子而疎嫡宗儒之子敦負母走雞公嶺距父居三四里賀明省父歸奉母早餔不間寒暑風雨家有古樟夜見物自樹中出如狗數盜賓客雁敦曰聞之松老孕怪厥名句婁梓老孕怪厥名怒牛榕老孕怪厥名仙都樟老孕怪厥名彭猴怪而能言是曰雲陽形如小兒亦曰魍魎今知其名不復出矣果遂不出（顧黃公白茅堂集）

杭州桑文侯以鬻櫻爲業居艮山門內大樹巷性至孝父病隔以羊脂和粥而進父死抱鐺而哭人爲繪抱鐺圖子卽敬甫先生也名調元登進士第官工部屯

田主事棄官遊五嶽著五嶽集晚主大梁書院以文

章學行名于時

俗稱子曰豚犬攷越語范蠡欲速報吳使國民衆多令

國人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三十不娶皆罪父母生丈

夫與酒三壺犬一生女子與酒一壺豚一世俗稱謂

蓋本于此

山西應州治西北百步有釋迦佛塔建自遼清寧二年

上下以木爲之高三百六十尺

以外舅外姑爲丈人丈母唐時已有之柳子厚集有祭

楊詹事丈人獨孤氏丈母文

尹直瑣綴錄云天順間新制早朝班定各官將奏事皆

豫咳一聲文武班不約而同聲震如雷且有痰咳者

鐙窗叢錄卷二

句吳　吳翌鳳

古今圖書集成當時唯大臣得以頒賜乾隆中　詔訪求遺書凡官民以百部獻者得賜一部甚盛典也書總一萬卷凡三十二典曰乾象典歲功典歷法典庶徵典坤輿典職方典山川典邊裔典皇極典宮闈典官常典家範典交誼典氏族典人事典閨媛典執術典神異典禽蟲典草木典經籍典學行典字學典選舉典銓衡典食貨典禮儀典樂律典戎政典祥刑典

考工典每典復分門類共六千一百九部計五百二十函又目錄二函武英殿銅板活字印行歲久殘缺乾隆三十八年印四庫書易以木字　賜名聚珍版著有程式一卷許民間仿爲之

永樂大典計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一萬一千九十五本目錄六十卷聞其中古書極多有世所不傳者然皆分韻散收日久殘闕無全書矣

皇史宬明代藏寶訓實錄之處案宬與盛同義訊文宬屋所容受也

玉茗堂開春翠屏新詞傳唱牡丹亭傷心拍徧無人會

自掐檀槽教十伶此湯義仍先生句也義仍塡詞妙絕古今牡丹亭院本相傳爲刺曇陽子而作弇州四部稾有曇陽子傳稱其得道仙去

友人孫𤩽公執修竹徑詩云有時蔽而窺羊求外來初不知蔽窺二字所出偶閱周密澄懷錄引林敏修語云張收之隱於竹溪不喜與世接客來蔽竹窺之或韻人佳士則呼船載之或自刺舟與語俗子十反不一見怒駡相踵勿顧也孫詩正用此事

仁和韓朝衡舉進士浮沈郎署貧苦特甚嘗作司官歎云漫道司官地位淸高文章收拾簿書勞上衙門走

遭笑當年指望京官好到於今低心下氣空愁惱要
解得箇中辛苦耐人熬聽從頭說曉　幾曾見傘扇
旗鑼紅黑帽叫名官從來不坐轎只一輛破車兒代
腿跑騰有个跟班的夾墊馱包傍天明將贏套再休
提游翰苑三載清標只落得進司門一聲短道　辦
事費推敲手不停披目昏眊那案情律意都用把心
操還有滑經承弄筆蹊蹺與那瘦貼寫行文顛倒細
商量坐把精神耗　纔約伴回堂畫稿大人的聰明
洞曉相公的肚量容包單只爲一字寬嚴須計較小
司官登答周旋敢挫撓從今那復容高傲少不得改

稿時要顚頭簸腦上堂時要垂手呵腰　西院路非

遥候堂官偏難湊巧東垣事更饒鈔案件常防欠早

受用些汗流浹背的秋陽照沙飛撲面的冬風暴那

顧得頭顫心搖腸枯舌燥　百忙中錯誤眞難保暗

地裏雙眼先瞧只望乞面去呆須臉燥那知道乞雷

回唬得魂銷若是例難逃律不饒忙檢舉也半邊焦

只怕詿誤因公幾降調幸得霹靂聲過雨點小趕辦

過平安暫保　公堂事了拜客去西頭須先到約債

去東頭須親造急歸來栅閉溝開沿路遶淡飯兒幾

一飽破被兒待一覺奈有个人兒恰把家常道　道

則道非絮叨你淸俸無多用度饒房主的租銀促早家人的工錢怪少這一隻空鍋兒等米淘那一座寒爐兒待炭燒且莫管小兒索食傍門號怎當得啞巴牲口沒麩草況明朝幾家分子典當沒絲毫　空煩擾空煩擾五旬外頭顱老休嗟悼休嗟悼千里外家山渺無文貌沒機巧怪不得辦事徒勞陞官倘早回頭顧影眞堪笑把平生壯氣半向近年消這便是做司官的行樂圖兒信手描

詩人多用玉東西似是酒器而不詳所出後閱呂大臨攷古圖云漢高祖以玉杯爲太上皇壽以其橫長故

後人謂之玉東西又宋人詩玉東西對花十八

陸鴻漸文士也性嗜茶著茶經三卷遂著名於世而佗文不顯宋鞏縣有瓷偶人方陸鴻漸買十茶器始得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輙灌注之見費袞梁溪漫志噫嗜茶而遭困辱若此豈不重可笑乎

古之太學卽國學也晉武帝始別起國子監學唐制凡學六皆隸於國子監國子監學生七十二員取三品已上子弟若孫爲之太學百四十員取五品已上四門學百三十員取七品已上郡三等上郡學置生六十員中下以十爲差上縣學置生四十員中下亦以

十爲差庶人皆不得入律書算學始有庶人兩宋太學養士最盛以七百人爲率入其中者皆胄子也例監始明景泰元年以邊事孔棘令天下納粟納馬者入監讀書限千人止行四年而罷成化二年南京大饑守臣建議欲令官員軍民子孫納粟送監禮部尚書姚夔言太學乃育才之地直省起送四十歲生員及納草納馬者動以萬計不勝其濫且使天下以貨爲賢士風日陋帝以爲然卻守臣之議然其後或遇歲荒或因邊警或大工作率援往例行之迄不能止然納粟入監皆係生員其以白衣未知始於何時也

南宋太學人才極盛然動以埽學要朝廷慶元初臺臣鄭昭先請勿用青蓋唯大臣用以引車從之太學諸生以爲既不許用青蓋則用皂絹爲短簷如京師賣冰擔上所用者人已嗤笑之而邏者猶以爲首犯集執持蓋僕送京尹程覃杖之翌日諸生羣起伏時相門訴京兆時相戒閽者勿受謁諸生競詣闕訴覃覃亦白堂及臺自辨諸生攻之愈急時相以爲前京兆趙師𦁐既因賈楚諸生罷去亦諸生所訴也既罷一京兆矣其可再乎且撻僕與撻諸生孰重孰輕諸生得毋太橫堅持其議不以上聞諸生計無所出遂治

任盡出太學寘綬卷於崇化堂望闕遥拜而去學爲之空觀者驚惻以謂百年所未有也會永陽郡王楊次山本右庠經武諸生偶遣人致饋舊同舍寂無所覩歸以白王王廉得其事因慈明以啓於上上即批御札令學官宣諭諸生使速就齋免罣所居官諸生始奉命焉

明洪武中國子監生出使覘行人如覈天下土田稽百司案牘督吏民修水利出有賜還有勞永樂初頒詔諭訪輯高皇遺文至同十三道御史問刑慮囚皆舉重務以試之也然雖勞績有成無不復監卒業者其

後有長差短差之例長差若清黃寫誥之屬短差若
承運庫試字司禮監勝本禮部寫民情中書科謄黃
之屬短差復監長差則例滿附選待除不復監矣並
見明太學志又云國子生由廣業堂肄業以漸升至
率性堂然後積分量與出身

天台王世芳字芝圃以歲貢生授遂昌教諭年已九十
餘矣後以祝　孝聖皇太后萬壽過吳門余得見
之時年一百十歲面長尺許腰若植鰭自言少居鄉
遭耿逆之變與諸妹豆棚閒坐一妹頭忽不見蓋爲
飛礮擊去也與第三子同行白髮飄蕭背轉傴僂問

其長子曰不幸夭亡矣問夭亡之年曰八十五歲王
菩㪘步履如飛好事者多索書壽字形長而筆勁入
都與九老會加翰林侍講銜又二十餘年乃卒
本朝從祀孔廟者一人平湖陸稼書先生也先生名隴
其康熙庚戌進士知嘉定縣廉潔愛民學博學鴻詞
丁外艱服闋補靈壽知縣徵入試四川道監察御史
憲臣劾不稱職罷歸尋奉　旨起用學臣而先生歿
已逾年矣著有四書大全松陽講義困勉錄三魚堂
集等書行世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廷乾隆元年追
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謚清獻

本朝重赴瓊林者四人一史文靖公貽直一侍郎黃崑圃先生叔琳一太史熊滌齋先生本一嵇文敏公璜

石經自漢熹平中議郎蔡邕刻立鴻都門外厥後魏正始唐開成孟蜀廣政宋淳化至和嘉祐紹興俱仿前規以示模式今諸刻皆缺落無遺零章殘字僅見洪氏隸釋惟開成所刻巍然獨存後儒得以參攷異同功至鉅也釋氏亦有石經直隸房山縣白帶山一名小西天中有七洞皆藏石經經石約方三四尺層累相承肇自北齊南嶽慧思大師慮東土藏教有毀滅時發願刻石其徒靜琬法師承師屬付自隋大業末

迄唐貞觀大涅槃經成後歷宋遼金僅卒業焉至今

稱名經山寺曰石經寺

郭璞江賦玉珧海月注珧蚌屬本草曰一名海月其肉

瑩光如玉腥不可聞中有肉柱二條味絕美卽所謂

江瑤柱也字本作珧謝詩挂席拾海月卽此周櫟園

閩小記曰江瑤柱出興化之涵江形如三四寸扁牛

角雙甲薄而脆界畫如瓦楞肉不可食美在雙柱

祛瘧咒一日瘧堙迦醯迦二日瘧墜帝藥迦三日瘧怛

唎帝藥迦四日瘧特托迦或將硃書江西人討木頭

錢要緊要緊繫臂閒瘧鬼遠避

京師呼巷爲衚衕世以爲俗字不知衕字出山海經勞水多飛魚食之已痔衕又食鵾鳥可以止衕郭璞注衕下也音洞獨衚字不見所出衚衕二字元人有以入詩者衕字載於說文收於廣韻非俗字也衚衕二字皆衖字之切音耳

元立醫學十三科曰大方脈雜醫科小方脈科風科產科眼科口齒兼咽喉科正骨兼金瘡科瘡腫科鍼灸科祝由科禁科其程試科自每三年一試期以八月中選者來春二月赴大都省試其法考較醫經辨驗藥味合試經書則素問難經聖濟總錄本草千金方

也時重其選故名醫特多明則試醫士不過論一篇

歌訣一首今則罷是科不試矣無怪乎庸醫徧天下

也

唐時制科之目明算居其一凡十經定制孫子五曹五

限一歲九章海島共三歲張丘建夏侯陽各一歲周

髀五經算各一歲綴術四歲緝古三歲紀遺三等算

皆兼習之

周公問數於商高作爲九章卽周官之九數保氏以教

國子者一方田二粟米三差分四少廣五商功六均

輸七方程八盈不足九旁要漢易差分曰重差去旁

要而易以句股又夕桀一篇義不可曉

孟子殺三苗於三危三危山名見禹貢而前後漢志並闕略不載攷隋書地理志敦煌郡敦煌縣有三危山括地志亦云三危山在沙州敦煌縣東南三里舜遷三苗於此樂史太平寰宇記云山有三峰故曰三危朱子云三苗國名未詳所在余攷張守節史記正義曰據吳起言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洞庭湖名在岳州巴陵縣西南一里南與青草湖連彭蠡亦湖名在江州潯陽縣東南五十二里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杜佑通典則以岳州潭州衡州爲古三苗

國也方氏通雅曰舜所竄止於三苗之君故其種類仍在故地

舉嚴名博古圖有辛父舉己舉丁舉如杜蕢洗而揚觶以飲平公因謂之杜舉是也

妯娌亦作築娌揚子方言築娌匹也注關西兄弟婦相呼爲築娌

儀禮大射儀曰贊設決朱極三注極放也以朱韋爲之所以韜指利放弦也此即今之扳指

漢書西域傳有累重敢從者詣田所注累謂妻子家屬也今人亦稱妻子爲賤累

古無出痘者故痘字不見經傳薛生白徵士嘗云西漢
以前無童孩出痘之說自馬伏波征交阯軍人帶此
病歸號曰虜瘡不名痘也語見醫統
乾隆初桐城張文和公廷玉七十壽辰　上賜對聯
云潞國晚年猶矍鑠呂端大事不糊塗常州程文恭
公景伊薨　上賜對云執笏無慚眞宰相蓋棺還
是老書生
吾郡都少卿穆居南濠既貴猶好讀書相傳有娶婦者
夜大風雨滅燭徧乞火無應者衆皆曰南濠都少卿
家當有讀書鐙在扣其門果得火穆字元敬弘治己

未進士歷太僕少卿致仕著有金薤琳瑯南濠文跋

南濠詩話等書行世

吳中處士之尤無過王百穀趙凡夫二人生萬歷承平之世富有才藝百穀有飛絮園相傳家居時申文定公方予告歸里車騎塡門賓客牆進兩家巷陌各不相下凡夫卜築寒山搜巖剔壑又得陸卿子爲婦靈均爲子一門風雅詩酒留賓貴游麕至幾同朝市吳人語曰城裏歇家王伯穀山中驛遞一作

趙凡夫甚言其賓客往來之盛也

國初遺老之有氣節者我吳甚多尤以徐枋楊无咎鄭

敷教顧苓金俊明徐樹丕諸先生爲冠枋字昭法文
靖公汧子文靖殉節後昭法隱居上沙之澗上草堂
足迹不入城市湯文正公撫吳屏車騎往訪之不見
賣畫自給恆至絕食无咎字震百維斗先生子幅巾
布衣杜門不出敷教字壬敬號桐菴周見洽聞著吾
猶及吳中文獻也苓字云美工篆隸書尤長刻印得
秦漢遺法居虎丘之塔影園著述自娛汪鈍翁琬贈
詩曰家鄰綠水長洲苑人在青山短簿祠可以想其
高致俊明初名衮字九章後改孝章號耿菴又號不
寐道人初爲諸生竝易得蠱之艮曰天將欲我高尚

其志乎遂謝去構春草閒房於城北雙林巷杜門著書以善書名吳中畫梅尤精晚乞友人賦生輓詩引陶元亮自祭文以况年七十四卒平生好錄異書不閒寒暑仲子侃亦陶繼之矮屋數椽藏書充棟皆父子手鈔本今尙有流傳者樹丕字武子號活埋菴主人子晟字禎起一字損之皆積學之士武子著識小錄所記軼事尤多向於一友齋頭見之未及傳鈔至今爲憾

楊補字無補號古農亦吳中遺老畫似黃子久並工詩嘗有句云閒魚食葉如游樹高柳眠陰半在池海虞

某鉅公書之扇頭爭相諷詠其見賞如此

吳城東北隅有七姬冢元浙江行省左丞滎陽潘元紹之妾也時外難方興敵抵城下潘日臨戰一旦歸召七姬謂曰我受國重寄義不顧家脫有不宿誠若等當自引訣毋爲人恥也一姬跪而請曰主君遇妾厚妾終無二心請及君時死以報君毋令君疑也遂趨入室以帨自經死六人者亦相繼經死實至正丁未七月五日也潘以其骨瘞之後圃合爲一冢七姬者程氏翟氏徐氏羅氏卞氏彭氏段氏至今猶稱七姬冢云

桃花塢準提菴即唐六如桃花菴也有跳唐樓相傳六如讀書其上寧王遣使來聘跳而避去後人因以名之菴內有瘞文冢康熙閒宋漫堂撫吳重修葺之碑題唐六如先生墓其實墓在横塘之王家邨見郡志

嘗見一書云燕人諱言四十五歲人或問之不曰去年四十四歲則曰明年四十六歲不知何所避也

康熙中金陵布衣袁古香芮瀛客並工詩遊京師客康親王邸袁老矣芮年少後至意輕之常短袁於王前一日王命宦者封一題出付客是賀人新婚限階乖骸埋四字爲韻外銀二封一重一輕作此詩者取重

封留邸不能者取輕封作路費歸芮辭不能而袁獨
吟云裴航得踐遊仙約簇擁紅鐙上綠階此夕雙星
成好會百年偕老莫相乖芝蘭氣吐香爲骨冰雪心
清玉作骸更喜宵來明月滿團圓不爲白雲埋王大
欣賞芮慙沮卽日辭歸

大業拾遺記信都獻仲思棗長三四寸

史記司馬相如傳揚雄爲靡麗之賦云云丑若虛白前
漢書全引此語余嘗疑之案遷傳雖不著其死之歲
月然云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
述其書遂宣布焉則其死不過在昭宣之間耳而雄

以成帝元延之初始自蜀游京師年七十一卒於王莽天鳳五年逆而推之宣帝之二十年雄始生還著書時安得雄之言乎王伯厚困學紀聞曰江氏深云雄後於遷甚久遷得引雄辭何哉蓋後人以漢書附益之耳

建寅之月有稱十三月者尚書大傳夏以十三月爲正月平旦爲朔是也漢人亦稱正月爲十三月陳寵曰十一月陽氣萌諸生蕩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人以爲正夏以爲春十三月者豳風所謂三之日也商

洛鼎銘曰惟十有四月幽風所謂四之日也攷趙明誠金石錄又有稱十九月者疑不可曉

夏建寅周建子秦建亥漢興因秦之舊以冬十月爲歲首至武帝太初二年始用夏正以正月爲歲首唐武后永昌元年十一月朔改用周正以永昌元年十一月爲載初元年正月至久視元年正月復用夏正至於今不改

齊諧記有失兒女零丁謝承後漢書戴良有夫父零丁即今之尋人招子也

述異記曰豫章之爲木也生七年而後可知也郭子章

嬪衣別記云豫章木名然非一木豫今枕木章今樟木生至七年乃可分別

禮內則國君世子生接以太牢注接讀爲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彊氣也竊疑其非是後閱京山郝敬讀書通曰此謂世子生君以太牢饗羣臣耳如注所言母新生子而食之太牢是速其死矣此說近之

後漢有歐刀之誅卽今之械鬪也或謂歐冶所鑄之刀非是

枚乘七發九寡之珥以爲約李善曰約音的琴徽也

陳江總有山水納袍賦又劉裕微時伐荻有納布衣襖

今俗譌爲衲

風俗通謂笛爲武帝時丘仲所作非也高祖初入咸陽宮得玉笛長二尺三寸二十六孔銘曰昭華之琯在武帝前

廣韻散字下云又姓史記文王四友散宜生朱子孟子集注亦云散氏宜生名攷大戴禮帝繫篇堯取于散宜氏之女漢書古今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則單作散氏者非也

宋有術士袁大韶者頗爲孝宗所眷以其術往來公卿間一日訪兵部侍郞尤棐時尤在華藏寺與客飲雲

海亭上漁人網得八大蟹其內有二大幾一斤非復平日所見尤喜甚而大韜適至留與劇飲大韜曰某近遇一異術能知人食料尤曰今得八蟹一主六客孰兼食者大韜默坐屈指數十回算之面漸赤大叫曰異事異事七人俱不得食蟹衆皆大笑大韜復默算者久之謂尤曰公五年以內未得食蟹尤亦大笑未幾客有朱朗卿與其弟遂卿者偕去酒方數行催庖人治蟹甚急忽遂卿奔來曰吾兄催蟹啓釜觀之覩一落足甚巨取而嘗之頃刻眩倒衆共奔視朗卿死矣二三客迎醫治木各司其事至暮遂不能救大

鞱手取諸蟹傾於湖濱偶遺一二足落于岸左一犬食之亦斃而湖濱大小魚之死者不可以數計乃召進蟹人問之云得于湖岸大垂楊下尤命僕夫持揷掘之得赤首巨蛇數十蟹之大者以久湌毒氣也尤甚憐朗卿厚葬之而恤其子弟厚賜大鞱數十金終身戒不食蟹

古今稱揚州曰惟揚蓋撥取禹貢淮海惟揚州之語然此二字殊無義理（或又[illegible]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若謂可用則佗州亦可稱惟徐惟青矣又多以江陰爲澄江意取謝元暉澄江靜如練之句然元暉作詩初不指此地言也

伯叔父謂之諸父兄弟之子謂之猶子故皆可稱爲父子漢二疏傳受乃廣之兄子而曰郎曰父子俱移疾是也

鐙窗叢錄卷三

句吳　吳翌鳳

江南巡撫始自盧陵周文襄公忱文襄撫江南凡二十二年以經濟名世後有三原王端毅公恕亦爲名臣事載前史　本朝尤推湯文正張清恪兩公湯公名斌字孔伯號潛菴睢州人登順治九年進士歷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下車之後請蠲浮糧嚴禁淫祠爲政簡靜下令期於必行賕吏蠹胥悉搖手屏足相戒不敢犯大變吳中豪侈

之俗雖窮鄉僻壤莫不感頌其德里巷因公之姓至以諺語呼公清湯云二十五年春擢禮部尚書吳人空一城痛哭叩轅門留公不得則塞城闉阻公行又不得則遮道焚香以送者亡慮億萬人踰千里不絕及公渡淮乃已方公之在吳也前公巡撫江南者時方柄用勢焰張甚忌公聲望出己上又嘗以事徵賄巨萬於吳有司有司議率民財以應公禁不許遂銜公刺骨公既去吳還朝　上眷注益厚忌公者日用蜚語譏公於　上前必欲寘之死地時公已患病會有輔導　皇太子之命公以疾辭忌者欲藉是

加罪　上不聽僅令回奏鐫級留任而忌者謀中
傷益急公適聞太夫人病乃上疏乞暫歸省不允當
公之乞歸也忌者宣言　上怒將隸公籍旗下得
旨猶祕之急　召公詣閣中公以病扶掖上輿道
路譁傳湯尙書入旗矣皆泣下而蘇松諸郡客都下
者數百人並集鼓廳門將擊登聞鼓訟寃聞公還始
散是時微　上保全公禍幾不測尋改工部尙書
不數日薨於位年六十有一　上遣滿漢學士以
潼酪奠公命其孤馳驛護公喪歸　詔予祭葬如故
事先是吳人思公不忘爲公建生祠於學宮至是民

會哭祠下者數千百人無不號慟失聲者乾隆中補
謚文正張公名伯行字孝先號敬齋儀封人康熙二
十四年進士由中書歷官江寧按察使　聖祖南
巡問督撫曰張伯行居官何如對曰好大學士張玉
書亦曰好　上曰佗實不要錢又問江南還有如
此好官否皆曰無　上曰然則汝等何以不保舉
之今朕自保舉之將來居官好天下以朕爲明君若
貪贓壞法天下笑朕不識人　駕至松江即令巡撫
福建尋移撫江南時兩江總督噶禮大張威福甫涖
任即奏罷撫藩人人惴恐公至吳即檄禁屬員饋送

延訪地方利弊時蘇州守陳鵬年臬司焦映漢糧道
臧大愛皆廉謹奉職總督率以不便於己摭事劾去
之公每事與總督違異鬱鬱不得志以病乞休不許
辛卯秋趙晉典試江南與總督交通關節榜發譁然
蘇郡士子舁財神入文廟正考官左必蕃不自安具
疏奏聞公亦據實陳奏　上命近臣出按其事公
偕總督暨安徽巡撫會鞫督臣持其事使臣瑟縮不
敢問匝月不得定案明年春正月公劾督臣抗　旨
欺君營私壞法請正國典以彰公道疏上總督聞之
密購疏稿揑款揭參星夜馳奏　上命俱解任質

審使者疊審皆歸曲於公應革職治罪噶禮免議奉
特旨尙書穆和倫張廷樞再往徹底審明審如前
公仍革職　上不從所請以公爲天下淸官第一
復命九卿翰詹科道議　特旨留公任而黜噶禮方
公之解職也百姓罷市撤業幾萬人圍集公館哭聲
殷揚城且欲相率赴京叩閽公慰諭再三環繞不肯
退姑蘇等郡相繼報罷市者紛紛翌日維揚士民扶
老攜幼具蔬果至公館以獻公辭不受皆泣曰公在
任止飲吳江一杯水今將去子民一點心不可却也
不得已取腐一塊菜一束遠近饋餉者皆委地而去

審畢回蘇寓楓橋士民雲集獻蔬果如在揚時秋七月復赴揚聽審回蘇比戶焚香遮道自楓橋至葑門二十餘里擁塞不可行及聞公復任士民懽抃呼萬歲者以萬數行數千里詣闕跪香進疏願各減年壽一歲祝添聖壽萬年上聞大悅而福建士民始則奔號呼籲繼而頌皇恩祝萬壽者與江南不謀而合自是公名益顯直聲浩氣震天下在位五年朝廷遣部使者按事鎭江劾公狂妄自矜疏凡六上上不得已允之解任送鎭江看守擬以重辟閱半載奏上聖祖不允所議令使臣

同公入京仲冬二日渡江至維揚父老數千人焚香拜岸上士民夾岸隨舟而行四十里不絕至淮安河督迎會見舟壞大驚爲易舟伴送官胡某憸人也暮夜趣渡河細雨方霽同雲如墨濤瀾洶急從舟傾覆公以河督所易舟先濟得免至京　召對於乾清宮尋奉　特旨署總督倉場侍郎旋補戶部左侍郎

世宗登極遷禮部尚書雍正三年正月以疾薨於位加贈太子太保　賜謚淸恪兩公皆河南人又皆以理學名世湯著有洛學編一卷睢州志一卷詩文若干卷張有困學錄二十四卷續錄二十四卷正誼

堂文集四十卷續集十卷官濟寧道時撰居濟一得五卷或行於世或藏於家

儀封張公之重被逮也歲在乙未部使者借制府印訊於潤州而羈管公城隍廟非著門籍不得出入門生故吏無一人往者有華豫原者家無錫聞難疾馳一晝夜踰三百里至京口唁焉既抵廟門不得入方徬皇間顧見有官人傳呼來帶弓鞬騎而從者數人至門門焉者皆卻立官人下馬入從者皆入豫原則闖然隨之入數折而達張公寢室門外卽又不得入徘徊往來所以屬其門者萬端然卒不得入門者曰客

何爲者始吾以爲客從官人來故不詎何客今乃知
安男子耳不去且得罪制府怒不可犯也豫原大笑
應曰若乃以制府嚇我邪向令我惴惴制府者吾安
得來此且天下事不可知往者張公嘗與噶禮訟矣
部使者按事至再無直張公者賴　天子明聖張
公撫吳自如而噶禮卒抵罪以去此近事也今張公
雖就逮萬一　上復有後命如異時事君等何面
目復見張公乎言已則索筆大書其姓名里居付門
者達張公曰可達達之不可則以此紙上制府言狀
惟制府死生之時日漸夕豫原語侵制府益急門者

既已無可奈何則入白守者而守者亦頗聞餘語色
動爲言於張公張公命之入豫原乃入良久辭去越數日
張公雪而部使者之祠報燬矣初部使者視學江左
有聲吳中人士爲祠於江陰尸祝之當張公之與噶
禮交訟也部使者按事至吳吳中士民遮馬首以千
萬數願毋奪我張公而部使者顧不直張公欺衆人
固怒甚及是役也部使者與制府劾張公欺謾罪且
至殊死吳人涕泣不知所爲而會豫原自京口來且
言張公就逮良苦則益洶洶然顧無所發怒豫原遂
言曰狄梁公之有祠魏州也其子景暉弗類魏人燬

之不復祠今日之事豈復有香火情邪吾欲云云如何於是衆數千人爭至江陰燬其祠呼聲動天埃起張數十里明日制府聞狀大駭陰使人廉問主名疏以去然竟無如何也當是時豫原雖幾不免然亦以此名聞江淮閒豫原名希閔讀書善古文著有廣事類賦行世以涇縣訓導中江南辛卯副榜丁酉試京兆復得副榜主試者卽故撫吳張公也後上卒直張公果如豫原言

陳滄洲先生鵬年守蘇州重遊虎丘賦詩曰雪鬓松龕閱歲時廿年餘迹鳥魚知春風再埽生公石落照仍

銜短簿祠雨後萬松全匼匝雲中雙塔半迷離夕佳亭上憑闌處紅葉空山繞夢思塵鞅删餘半晌閒青鞋布襪也看山離宮路出雲霄上法駕春留紫翠間代謝已憐金氣盡再來偏笑石頭頑楝花風後遊人散一任盟鷗數往還時總督噶禮務欲盡去僚屬之異己者以兩詩爲誹謗逐句傍注而劾奏之摘印下獄　聖祖諭曰詩人諷詠各有寄託豈可有意羅織以入人罪命復其官尋擢霸昌道仕至河道總督諡恪勤

康熙中詩僧石濂名大汕浙江嘉善人主廣東海珠寺

交通公卿安南國王師禮之其寺塑金剛與彌勒環
坐題對聯云莫怪和尙們者般大様試看護法者豈
是小人以貨幣結往來賓客分三等翰林某以所贈
平等作詩文詈之石濂亦以詩文交詈翰林忿入都
適臬司某赴任廣東屬其猝擒治緩則有救之者臬
司如其言刑僇倍至遞歸旋殞
雍正間京師伶人劉三以色藝冠時公侯貴人得一接
手爲幸獨與吳江李玉洲太史交好吾郡張少儀觀
察鳳孫方爲諸生時尊人印江令之項謫戍軍臺少
儀徒步入都爲父贖罪沿門托鉢尙缺五百餘金偶

於玉洲席上言及此事劉適在坐慨然曰此何難公子有此孝心我能相助遂徧告其儕曰諸君助張如助我也擇日張筵於江南會館諸豪貴皆集劉乃纏頭而出一座傾靡擲金錢者如雨竟得五百餘金盡以予張而印江之難遂解吁此輩中亦有豪傑是可敬也

猗覺寮雜記云某縣有尉夜半擊令門求見甚急令曰半夜有何事請俟旦尉曰不可披衣遽起取火延尉入坐未定問曰事何急豈有盜賊竊發君欲出捕不可失時告行邪曰不然豈家有疾病倉卒邪曰不然

然則何爲不待旦曰某見春夏之間農事方興百姓皆下田又使養蠶恐民力不給令笑曰然則君有何策曰某見冬間農隙無事不若移養蠶在冬爲便令曰君策甚善古人不及奈冬無桑何尉瞠目不對久之拱手長揖曰夜已深矣伏惟安置

子者男子之通稱若文字間稱其師則曰子某子復冠子字於其上者示特異於常稱曰吾所師者則某子云爾列子乃其門人所集故曰子列子公羊之書其弟子稱之爲子公羊子至隱十一年子沈子何休注云子沈子後師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其

不冠子者佗師也朱子自以淵源出於程子故大學中庸章句亦稱爲子程子今人不察或稱其朋友至或以之自稱皆失之矣

爾雅江南曰揚州李巡注云江南其氣躁勁厥性輕揚故曰揚州余嘗疑之禹別九州揚居其一歷三代秦漢以迄於今雖更徙分合不常而名終不易信如前說則揚人俱非良士美俗矣是豈古聖人所以名州之意邪攷太康地志謂東漸大陽之位履正含文天氣奮揚故取名焉至劉熙釋名謂州界多水水波揚也固非確論李匡義資暇錄乃謂地多白楊故曰揚

州抑又誤矣

宋至道二年司天楊文鎰言歷日後六十甲子之外請更留二十年以爲當存兩甲子共成上壽之數太宗欲使期頤之人猶見所生年號司天奉旨遂爲定式不知何時又止留六十至　本朝乾隆五十年奉旨仍留兩甲子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始雨水者謂天所雨者水非雪也鄭康成注月令云夏小正正月啓蟄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疏引漢書律歷志云正月立春節雨水中二月驚蟄節春分中是前漢之末劉歆作三

統歷改驚蟄爲二月節也愚攷蔡邕月令問答云既不用三統然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皆三統法也獨用之何也孟春月令云蟄蟲始震在正月也仲春始雨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據此則三統未嘗改雨水於驚蟄之前改之者四分歷耳且漢志亦先驚蟄後雨水

余家藏宋寶祐四年會天歷一本初名會天寶祐改元更名會天保章正荆執禮譚玉靈臺郎楊旂相師堯判太史局提點歷書鄧宗文等算造具注頒行寶祐理宗年號四年歲在丙辰元日立春其款式與今不盡同藏書家無

著錄者唯崑山徐氏有之朱竹垞鈔其副及此而三耳

太白詩步綱遶碧落即道家罡風之罡

崇禎中給事中劉徽疏請裁驛遞有旨裁十之三省郵傳銀六十萬兩戶科給事中倪嘉慶獨昌言曰驛遞之設貧民之不能自食者賴之裁之太過將挺而走險此盜生之源也不聽俄而李自成果以驛卒被裁走入高迎祥隊中遂以亡明

魏縣劉永錫字欽爾崇禎丙子舉人選長洲儒學教諭兵後隱居相城有大吏疆之仕劉禮裼疾視曰我中

原男子年二十渡漳河登大伾躍馬鳴鞘兩河豪傑誰不知我奈何欲見辱邪取壁上所挂劍欲自刎門下士抱持之得解既而妻女相繼餓死子爲盜所殺劉久之乃卒門弟子葬之虎丘山塘

徐白字介白號笑菴吳江人卜築靈巖題其室曰白髮

前朝士靑山半屋雲

惲南田少時漂泊受知於太倉王相國有監司某延之作畫不即赴乃迫致蘇州拘於官廳明旦將辱之南田乃遣急足持書至婁江乞援時已二更相國急命呼舟將出復擊案曰馬最速舟次之遽跨馬命僕以

竹竿挑鐙縛背上行九十里抵郡城尙未五鼓也守門者知是相國遽啟門直至監司署問南田所在擕之以歸監司知之隨詣太倉謝過乃已

余嵓字生生四川青神人康熙初客吳門自言爲梅花作主人酒間得三絕句云市上何人識故侯靑氈皁帽稱心遊相逢頭白留詩別細雨孤帆下虎丘遄歸見說爲梅花鄧尉風光滿眼誇我夢相隨便東去一天花壓帽檐斜花時歸客怕花殘烽火漫漫道路難斷送春風多少恨憑誰留寄一枝看

吳綺字薗次江都人康熙中水部郎出守湖州爲治尙

簡靜放衙散帙蕭然洛誦嘗有詞云詩瓢酒盞茶鑪
閒中簿書可想見其風槪也喜賓客四方名士過從
無虛日卒以此罷官流廣吳門最久後歸揚州晚自
號聽翁嘗作聽翁傳略云翁多惠政不畏彊禦以忤
上官投劾歸歸而貧甚不能自給長壻江子辰六醵
金築室於廣陵之南門曰天地閒亭翁於是乎有居
癸亥遊粤東制府吳留邨贈以買山錢歸得粉妝巷
趙氏之廢園而移居焉翁於是乎有園又以錢二百
緡得東陵田七十畝翁於是乎有田園荒無樹木花
竹有索翁詩與文者多以樹木花竹爲潤筆不數月

而成林因名之曰種字林偕內子江夏君以詩酒自
適又曰以修短衰健聽之天以利鈍榮辱聽之人以
是非毀譽聽之千百世而後流行坎止吾何心焉故
自號曰聽翁又曰爲文章好作孝穆子山語所作塡
詞小令童子皆能習之有毗陵閨秀日誦其把酒女
祝東風種出雙紅豆之句以爲秦七黃九不能過也
故又號紅豆詞人云

乙集記永樂大典尙有未盡案曲阿姜紹書韻石齋筆
談云成祖命儒臣纂集係湖廣王洪主其事徵召四
方文學之士累十餘年而就因卷帙浩繁未遑刻板

止寫淨本至弘治間藏之金匱嘉靖三十六年大內火世宗急命那救書幸未焚敕閣臣徐階復令儒臣照式摹鈔一部當時供謄寫者一百八名每人日鈔三葉自嘉靖四十一年起至隆慶元年告竣是當時原有二部也

沈存中筆談屋翼謂之榮東西則有未知前榮在何所藝苑雌黃以爲不然攷禮記云洗當東榮又升自東榮降自西北榮上林賦偓佺之徒暴於南榮則所謂榮者東西南北皆有之矣故李華含元殿賦有風雨交四榮之語榮爲屋檐即屋四垂也亦謂之楣又謂

之梠屋梠兩頭起者爲榮

潘安仁餉人酒曰一經二經至五經乃五缾也見趙德麟侯鯖錄

東漢無二名者相傳爲循王莽之禁案公羊傳哀公十三年晉魏多率師侵衞此晉魏曼多也曷爲謂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是單名不始於新莽矣

一字之字唐世最多見於史者房玄齡字喬顏師古字籀李衆字師李琇字琇張巡字巡郭曜字曜字文審字審李恢字恢李絛字堅竇思仁字恕張義方字義又騎都尉李君碑名文字緯

明宛平米萬鍾官水曹郎日築園海淀之北名曰勺園

又曰風煙里自念園在郊坰不能日涉因繪圖中景

爲鐙丘鞏亭臺纖悉畢具都人爭尙之號曰米家鐙

嘗於上元夜集客賦詩麗水呂太常邦曜口占二絕

云玉綃翦出上元郵雙炬縣來景物繁恍惚重遊丘

壑裏米家鐙是米家園輕舟寒夜渡無冰波入銀綃

訝月升宛是寢中曾一照米家園是米家鐙一時和

者數百人

宋漫堂冢宰有別業曰西陂在歸德府城西二十里中

有漾波郵釣家葦蕭草堂和松菴芰粱放鴨亭諸勝

乾隆壬子余客商丘故人秀水王復爲邑宰欲同往訪之詢其後人則云頻遭黃水之戹久沒沙土中矣宋氏藏書甚富斥賣殆盡余得十國春秋一部猶有其少子蘭揮京兆小印

洗字法用西瓜一個半熟者約重三斤蔕邊開一孔入官硼砂三錢五分砒三錢五分硇三錢五分共爲細末入瓜孔內縣一七日霜自出以翎毛埽下又一七日收取用時先將淸水濕字以藥蘸上再用乾翎掃淨紙白如新又去硃法用黃瓜一條蔕邊開一孔入官硼砂一兩依前法取霜用之

宣德七年賜御用太監王瑾銀印四曰忠肝義胆曰金貂貴客曰忠誠自勵曰心迹雙清又司禮太監金英范宏各有銀印之賜景泰于興安王誠舒良輩亦有賜與憲宗賜司禮太監譚昌牙記二曰忠誠不怠曰謙亨忠敬銀記一曰才華明敏石記一曰補袞宣化世宗賜司禮太監張佐銀記四曰集輔謀臣曰端忠誠愼曰輔忠曰勵忠賜麥福銀記一曰公勤端愼具見明典彙其不及記者又不知凡幾而英宗於王振至呼爲王先生而不名旣致土木之難身死於外復辟後猶復其官刻木爲像招魂葬之祀於智化寺賜

額旌忠　國朝祠像猶存乾隆七年御史沈廷芳奏
請毀像及碑人共快之
朱氏曝書亭集云魏忠賢逆祠之建始浙江巡撫桐城
潘汝楨擇地于關壯繆岳忠武兩廟之閒祠成聞于
朝額曰普德由是封疆大吏尤而効之淸苑閻永泰
巡撫順天總督薊遼保定大同軍務於所部建魏璫
祠七所天津則巡撫永城黃運泰長蘆則御史合肥
龔萃肅薊州則巡撫杞縣劉詔保定則巡撫代州張
鳳翼房山則部曹何宗聖蘆溝橋則工部主事臨川
曾國楨宣府則巡撫蒙陰秦士文南直隸蘇州則巡

撫遂安毛一鷺巡按蘄州王瑛揚州則巡鹽御史虆
城許其孝巡按莆田宋楨漢淮安則總督漕運戶部
尙書濰縣郭尙友徽州則知府祁縣頡鵬應天則指
揮李之才山東濟寧則總督河道工部尙書南樂李
從心德州則巡撫潁川李精白登州則巡撫滎河李
嵩山西大同則巡撫魏縣王點代州五臺山則總督
閬中張樸巡撫興州曹爾楨巡按臨邑劉宏光河東
則巡鹽御史緡雲李燦然河南開封則巡撫大名郭
增光巡按餘姚鮑奇謨參政海寧周鏘祥符知縣泰
興季庽庸陝西延綏則巡撫萊蕪朱童蒙固原則巡

撫武定史永安湖廣武昌則巡撫慈谿姚宗文巡按東莞溫皐謨至都城內外建祠尤多勳臣則保定侯梁世勳博平侯郭振明武清侯李誠銘詞臣則庶吉士大興李若琳臺臣則日照李蕃盧陵黃憲卿壽張王大年旌德汪若極平定張樞河間智鋌府尹則陽城李茂餘若主事張化愚上林監丞張永祚爭先營建六街九衢祠宇相望有建于內城東街者於時工部郎餘姚葉憲祖私語人曰此天子幸辟雍馳道也駕出土偶豈能起立乎偵者以告忠賢卽日削其籍祠以宏麗相尙瓦用琉璃像加冕服有沈檀塑者眼

耳口鼻手足宛轉一如生人腸腑則以金玉珠寶充之髻空一穴簪以四時花朶其褒頌之辭有曰至聖至仁中乾坤而立極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長明每建一祠必以上聞閣臣輒以駢語褒答尤悖逆者國子監生陸萬齡以忠賢作要典比于孔子作春秋忠賢殺楊左周魏諸公比于孔子誅少正卯請建祠國學之右扁額曰配聖會悊皇帝晏駕乃止忠賢既誅諸祠宇悉爲士民所毀凡建祠者盡入逆案額名可記者有永恩感恩祝恩瞻恩隆恩洽恩廣恩留恩湛恩懷德昭德懋德戴德瞻德晉德彰德顯德崇德隆德

成德萃德仰德褒德崇勛茂勛鴻勛隆勛崇功元功

報功旌功懷仁崇仁隆仁存仁廣仁景仁嘉猷懋猷

德馨德芳留敬鴻惠隆禧永愛著愛餘難悉數

鐙窗叢錄卷四

句吳　吳翌鳳

國家定鼎燕京分列八旗拱衛皇居鑲黃旗居安定門內正黃旗居德勝門內並在北方正白旗居東直門內鑲白旗居朝陽門內並在東方正紅旗居西直門內鑲紅旗居阜城門內並在西方正藍旗居崇文門內鑲藍旗居宣武門內並在南方蓋八旗方位相勝之義而無黑旗兩藍旗卽黑旗也其東方色則以漢兵綠旗補之（宸垣志略）

烏斯藏梵唄從天竺譯來即唐古忒字也元初用唐古忒（史名畏吾兒即高昌國）後師其意制爲蒙古字　本朝國書以二合三合成者與蒙古同今經館先以蒙古譯唐古忒復以清文譯蒙古其源流可知也（同上）

嘗見一書云故明一鉅公致政家居偶過友人書塾詢其子弟所讀何書曰史記問何人所作曰司馬遷又問渠是某科進士曰漢太史令非進士也鉅公取其書略觀之即掩卷曰亦不見得（[illegible]）

錢氏私志曰燕北風俗不問士庶皆自稱小人宣和間有遼國名金吾衛上將軍韓正歸朝授檢校少保節

度使對中人以上語卽稱小人中人以下卽稱我家
每日到漏舍誦天童經自以對天童豈可稱我于是
凡稱我者皆改小人云皇天生小人皇地載小人日
月照小人北斗輔小人然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
小人之稱其來尚矣而施之于經是可笑也
洪武初嘉興金綱子尚知蘇州府以百姓苦官民田賦
不齊里胥因緣爲姦乃上疏請減賦額觸高皇帝怒
賜死吾郡有如此以官殉民之大夫雖屬異代而吳
人莫有能舉其姓氏良可歎也
吳中舊有身丁錢歲納四十五萬有餘宋大中祥符中

詔除免之自是民間無計口算緡之事見高德基平江記事

元末徐達左良輔築室太湖之光福曰耕漁軒名士留題者甚多彙爲金蘭集無錫倪瓚作圖河南高巽志作記會稽唐肅作銘郡人王行作序蜀人楊載作說沙門道衍作後序具見朱存理鐵网珊瑚其後人名堅字友竹者善書畫年八十餘矣仍居光福與余善

黃虞稷俞邰嘗蒐羅有明一代人著作詳述爵里門分類聚比於唐宋藝文志之例王鴻緒明史稾本之惜未見其書

松江顧小厓先生名成天康熙丁酉舉人　世宗登極簿錄某官家得其哭　聖祖詩有已增虞舜巡方歲竟少唐堯在位年之句遂蒙　召見　欽賜翰林院編修　上書房行走乾隆二年以老乞歸加侍講銜年八十二而卒

常熟王次山先生名峻風格嚴峭未第時館蔣文肅公家嘗不戒于酒肆口嫚罵蔣家人羣欲毆之文肅呵禁明日待之如初先生不自安辭去雍正甲辰成進士歷官侍御以彈劾都御史某罷職文肅薨哭以詩曰回首卻傷門下士少時無賴吐車茵愈見先生之

不諱過也

康熙二十一年八月益都馮相國致政歸上微臣去國戀主一疏中列五事一曰皇上不宜費財二曰不宜遠出三曰勿輕遣官四曰臺灣不宜輕勦五曰關稅鹽課不宜增額　上嘉納之在京邸時延致仁和吳農祥吳任臣王嗣槐海鹽徐鴻蕭山毛奇齡宜興陳維崧皆積學之士號佳山堂六子

常熟汪杜林先生名應銓康熙戊戌以第一人及第時年已四十餘身長面麻腰腹十圍買妾京師有小家女陸氏粗識文字平日愛觀彈詞曲本以為狀元皆

美少年欣然願嫁結婚之夕於鐙下見先生貌大失
所望業已鬱鬱矣是夕諸同年嬲飲巨觥先生量洪
與豪不覺沉醉登床後復嘔吐狼籍陸氏恚甚未及
五更雉經而亡先生才華發露與時齟齬罷官遊楚
大吏聘修省志猶有彈劾之者紀渻養雞主於不鳴
有以也夫
康熙四年　詔鄉會試廢八股文復經書策論三場舊
制從侍郎黃機請也七年七月　命仍以八股文取
士
康熙二十四年給事楊爾淑疏請會試及順天鄉試四

書題俱乞　欽定從之

白圭有二史記貨殖傳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當作悝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云云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此一白圭也圭乃其名孟子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又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此又一白圭也其名丹圭則字爾先後本不同時其傳會爲一人自趙岐注孟子始太原閻百詩曰韓非書白圭相魏鄒陽書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又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乃去見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案魏拔中山在文侯十七年癸酉下逮孟子乙酉

至梁凡七十三年爲國之將相者尙能存於爾時乎縱存於爾時尙能爲國築隄防治水害乎苟皆能之孟子與之晤對其爵之尊壽之高當何如隆禮而但曰子之吾子之云乎哉我故斷其爲兩人也案列於孟子之時蓋卽孟子書中名丹者讀者每溷而爲一故備著之

夏弘基孔門弟子傳略云南宮适之爲敬叔非也朱彝尊孔子弟子攷云史記南宮适字子容初未嘗云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遽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集注亦云謚敬叔孟懿子之兄史

無其文可疑一也适見家語一名縚是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孟僖子云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有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孔子之在魯族姓頗微而南宮敬叔公族元子遣從孔子時定已取于彊族矣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也禮記檀弓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爲愈也若而人者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于有道之邦邪則敬叔之與南宮适皎然二人矣余攷春秋名號歸一圖仲孫閱即南宮敬叔孟僖子之子孔子弟子也而不及

縚适夏氏亦以爲南宮縚又名适字子容者爲一人
而以仲孫閱諡敬叔者爲一人劉向說苑有南宮邊
子夏氏謂是适字之誤
孫奕示兒編曰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嘗偏
考載籍艾皆訓老並無美好之說或又改艾爲女更
屬不經原孟子之意卽荀子所謂妻子具而孝衰于
親之義人少之少作去聲慕少之少當作上聲艾讀
如夜未艾之艾艾之爲言止也謂人知好色則慕親
之心稍止也其說頗通
又曰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

侃如也此三句非夫子之言乃當時記事者之言也繼之以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云者乃夫子因子路行行遂指其病而爲是言子樂當作子曰蓋音相近而誤謂爲說抑傳寫之時又誤爲樂也若因以由也不得其死又何樂之有

又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甚哉放字流傳之誤有以溷經旨也夷攷於書並無放之之文自太甲既立不明乃舉湯顧諟天命以訓之及其罔念聞也又舉湯之坐以待旦訓之至于未克變也乃始營於桐宮欲使之密邇先王其訓始終告誡啓迪之意無非

訓之而已孰謂伊尹而肯爲放君之事乎原伊尹之意不處太甲于亳而處之于桐使近先王之墓以終其喪故曰王徂桐宮居憂而已惟其克終允德所以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以冕服奉王歸于亳乃始即吉服也故獨止于三年之久焉雖復辟之後猶以終始惟一之說反覆訓戒之未始少怠而以伊尹爲放君吾不信也況書曰密邇先王其訓孟子亦曰太甲悔過以聽伊尹之訓已則知書序爲教諸桐也明矣且舜放驩兜則驩兜之罪不可赦湯放桀則桀之惡不可揜太甲惟不明初無大過何放之有蓋放字形相

近教所以致誤

必求龍斷而登之斷字當如字讀龍斷者岡龍斷而堀起上小山也四顧無礙故可左右望而網市利

示兒編曰子曰如有用我者我其爲東周乎乎反辭也言公山氏如用孔子則必與起西周之盛而肯復爲東周之衰乎

又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末之也已之已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如孟子距楊墨則楊墨之害止韓子闢佛老則佛老之害止者也

又曰周公作七月備陳一歲之事而正則迭用夏周何也意其夏正建寅順四時之序便于農事乃以月言周正建子明一陽之生以改正朔乃以日言蓋周公以日月分陰陽謂陰生於午是以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皆屬焉故以月言之謂陽生於子是以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皆屬焉故以日言之若夫夏之三月不曰五之日而曰春日載陽言可蠶之候所謂季春之月躬桑以親蠶事也夏之四月不曰六之日而曰四月秀葽蓋正陽之月嫌於無陰亦猶十月嫌於無陽謂之歲亦陽止也

又曰春秋紀元必書春王正月所以尊周也尊周則必用周正以建子爲歲首取一陽生之月正也或謂夫子作春秋以夏時冠正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亦無位而不敢自專此大不然卽如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此夏之十一月也使屬夏之春日有南至乎又莊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實夏之五月也使屬夏之秋麥尙有苗乎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若非周之春冬冰霜何足爲災乎文公二年自十一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於七月若非周之秋不雨耳何足爲

傷乎由是觀之則知春秋之用周時無疑矣且周公
周之冢宰改用建子乃其制作之大者使夫子之于
春秋反不用其時是敗常亂紀自夫子倡之尙何以
律佗人乎　以上數條皆有功經學故備著之

朱竹垞云東漢風俗之厚期功之喪咸得棄官持服如
賈逵以祖父戴封以伯父西鄂長楊𢏅以伯母繁陽
令楊君以叔父上虞長度尙以從父韋義楊仁劉衡
以兄思善侯相楊著以從兄太常丞譙乎槐里令曹
全以弟廣平令仲定以姊王純以妹馬融以兄子陳
寔以期喪皆去官范滂父字叔矩以博士徵因兄喪

不行圍令趙君司徒楊公辟以兄憂不至陳重當遷

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至晉而嵇紹拜徐州刺史以

長子喪去職陶潛以程氏妹喪自免見之史傳及碑

版者如此之多蓋古人尙孝義薄祿位故能行其心

之所安也通典曰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自

非父母之服不得去職自是因咽廢食之見後人於

父母之喪且有不去官者矣

婦人分娩曰坐草見魏志黃初三年孔羨表世說陳仲

弓爲太丘長民有坐草不起者回車往治之

射十二箭爲一發詩言壹發五豝是也注猶言中必疊

雙蓋一箭不能中五豕故朱注云然

山海經有獸名䙺肉郭璞曰䙺肉形如牛腰有兩目食之無盡尋復更生如故南華逸篇人而不學謂之䙺肉蓋本諸此

今人言病塊亦有所本夏人圍靈武察哥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

周禮天官亨人職內外饔之爨亨煮注爨今之竈主于其竈煮物儀禮士虞禮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東面魚腊爨于西堂下亨于門外東方西面北上少牢禮雍爨在東南北上廩爨在雍爨之北門詩傳雍爨以

腊爨亞之北上饎爨在東壁西南特牲饋食禮主人煮肉爨稟以炊米則知爨不一處而亨與爨亦不同也

周禮大胥春入學舍采舞樂記作釋菜鄭氏曰合舍采者謂舞者皆持芬芳之采如蘋蘩之屬舍卽釋也采讀爲菜言釋置此祭饌也歐陽公謂釋菜無樂然無樂安得有舞文王世子則曰釋菜不舞與周禮異

書格于藝祖史記作格于禰祖漢書及白虎通作格於祖禰當以禰字爲正夫受終于文祖猶曰美其稱也至是遂變爲六藝之藝無論藝爲俗字卽使作埶作

秇皆因樹埶制字至三代方爲六秇之秇至後世又
借六藝爲經用堯時古樸不應又以藝代文也

鄭康成箋謂美目倩兮目上爲明目下爲倩亦旣覯止
謂爲男女交媾之媾五日爲期謂妾年未五十必與
五日爲期五日不御故思其夫言從之邁言將自殺
以從之迂繆可笑

公羊傳稱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西
狩獲麟子曰吾道窮矣案西狩獲麟在周敬王之三
十九年魯哀公之十四年是時子路尙未死也至明
年冬衞蒯聵入衞子路死之孔子爲之覆醢安得預

歎其死于獲麟之時乎此可笑也

春秋成公二十七年盟于宋衞石惡在焉公羊傳曰惡人之徒在是矣夫石惡名惡耳其行未嘗惡也而公羊直詆之爲惡人又何稽乎

左傳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七子賦詩伯有賦鶉奔趙孟斥之曰牀笫之言不踰閾非使人之所敢聞也然則其佗之賦野有蔓草有女同車及籜兮等俱非淫奔之詩明矣

月令毋燒灰呂覽作毋燒炭謂草木未成不欲燒之注謂夭物也夫仲夏物長故戒伐木燒炭若灰則何以

燒爲注謂爲傷火氣是彊爲之說也

詩人多用河鼓字爾雅河鼓謂之牽牛注今荆楚呼牽牛爲擔鼓擔何也則當爲負何之何自從人不從水矣

郝京山曰宵衣玄色衣也故特牲饋食禮云婦宵衣以其繼喪祭後吉爲矛變于素也鄭氏改宵作綃引詩素衣朱繡爲證余謂宵取黑爲義當作宵且綃與繡亦不同

小弁我辰安在箋以辰爲六物之吉凶六物即左傳歲時日月星辰歲星之神也時四時也日十日也月十

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辰爲在天日月相會之辰詩舉辰而該歲時日月星也
詩東有啟明西有長庚韓詩外傳曰太白春見東方以晨爲啟明秋見西方以夕爲長庚
外有南斗北斗天帝垣亦有斗五星道家又增出東斗西斗中斗誣亂不經然鄉諺有云西斗如磬東斗如鐘則東斗西斗究不知何星參同契注云唐大衍冬至日次東斗此東斗即南斗也玄龜七宿北方之宿故曰北斗又詩維北有斗注箕斗二星夏秋之間見于南方云北斗者以在箕之北也太玄經曰斗一北

而萬物虛斗一南而萬物盈皆指南斗若北斗但有

東西無南北

山海經天帝之山有鳥黑色而赤翁注頸上毛音卽如

汲甕之甕史游急就篇春草鷄翹鳧翁翟注旣爲春

草雞翹之狀又如鳧在水中自濯其翁也今人用鳧

翁字多作平聲音義兩失

左傳因生賜姓胙土命氏自太史公始溷而爲一于秦

始皇曰姓趙氏漢高祖曰姓劉氏然攷左傳昭十七

年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姜任齊薛之姓非氏也姓氏

溷淆已開子長之先矣秦伯益之後當云趙氏出嬴姓漢陶唐氏之後當云劉氏

周憲王元宮詞云獨木涼亭錫宴時年年巡幸孟秋歸紅妝小伎頻催酌醉倒花前阿刺吉張光弼塞上謠云妖姬二八貌如花留宿不問東西家醉來拍手趁人舞口中合唱阿刺刺皆以元國語入詩未免近于塡詞然塡詞必準周伯淸中原音韻而吉字止作上聲刺字止作去聲以中原音韻作詩猶且不可況逸出中原音韻之外乎

世傳包孝肅爲閻羅王嘗閱元遺山續夷堅志云包希文以正直爲東嶽速報司則當時已有此語

嘉定李流芳長蘅買一丘于吳郡鐵山之下盡覽太湖之勝思以十千錢構一草閣名之曰六浮踞梅林之上寫圖兼題長句而終不果作六浮者一長浮二白浮三箬浮四芋浮五茅浮六箭浮皆湖中山也其崇卑大小形殊或斷或續迤邐隈隩之間康熙末長洲張氏始建閣其上即以六浮爲名遂爲遊人登眺之勝

韓蘄王墓在靈巖山西麓豐碑屹峙高可三丈闊當高五之一額曰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爲孝宗之御書文則趙雄所撰周必大所書字尙完好又有廟在

郡學之東破屋三楹蒿萊不翦反不如社姥田公得享邨巫簫鼓也

元末虎丘築城不載郡邑志乘吳人罕有知之者明初高士王賓仲光集虎丘詩一卷中有郝經仲誼詩云虎丘山前新築城虎丘寺裏斷人行同時和者甚衆呂敏志學云山上樓臺山下城朱旗夾道少人行曾朴彥魯公閭閻家上見新城無復遊人載酒行僧寧居中云公餘聯騎入山城老衲追陪得散行又周南老正道有至正丁酉冬督役城虎丘詩八首一云奉檄趨功城虎丘一云四疊新城繞澗隈案丁酉爲至

正十七年是年張士誠方降元未叛不知城何所防也今山後尙有高壟似其遺址未審山前以何處爲界絕無踪迹可尋矣

黃冠有家室者名寄褐宋開寶中詔禁之今謂之火居道士

師曠占曰歲欲旱旱草先生旱草蒺藜也歲欲豐甘草先生甘草薺也二物正相反

漢文帝使愼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顏師古注曰倚瑟卽今之以歌合曲也後人稱塡詞爲倚聲本此

春秋元命苞玉衡北兩星爲玉繩杜詩不違銀漢落亦

傍玉繩橫

芍藥之盛舊數揚州劉貢父譜三十一品孔常父譜三十三品王通叟譜三十九品亦可云瑰麗之觀矣今揚州遺種絕少唯聞京師豐臺連畦接畛荷擔市者日萬餘莖惜無好事者圖而譜之也

范蔚宗撰後漢書表志未成而卒唐時取梁劉昭所注司馬彪續漢書八志以補其闕卽今所行本是也讀者不察以爲范氏史著書引證輙曰後漢書某志云云誤矣又宋右迪功郎前權澧州司戶參軍熊方補撰後漢書年表同姓王侯二異姓諸侯六百官分上

下各二凡十卷經進於朝自宋刊後傳鈔頗罕余家有其書世有好事者刊雕范史而以熊氏年表附之以成一代之完書不尤快哉案八志唐時本附入見杜氏通典洪容齋則謂宋乾興二年所附或又謂孫宣公奭判國子監校勘官書時刊入並非

西湖僧明中工詩乾隆辛未　聖駕南巡明中迎于聖因寺　上以手撫其左腕明中遂繡團龍于袈裟之左偏客來相揖者以右手答之而左臂不動杭堇浦太史有句云夸道賜衣僧借紫竹邊留客曬袈裟蓋識之也

尤琛者長沙人少年韶秀偶過湘溪野廟見所塑紫姑
神甚美愛之手摩其面題詩於壁曰藐姑仙子落煙
沙土作闌干水作車若畏夜深風露冷槿籬茅舍是
郎家是夜三更聞有叩門者啓之則紫姑神也曰妾
本上淸仙女偶謫人間司雲雨之事今蒙郎見愛故
來相就尤大喜攜手入室成伉儷焉嗣後每夜必至
手一物與尤曰此名紫絲囊吾朝玉帝時織女所賜
佩之能助人文思生自佩後即舉於鄉成進士選授
成都知縣女助其爲政有神明之稱忽一日置酒謂
尤曰妾將行矣妾雖被謫滿後原可仍歸仙籍以私

奔故無顏重上天曹地府又以妾本上界仙人不敢
收之鬼錄自念終非了計雖托迹君門尙無形質昨
將苦情求之泰山神君神君許將妾名置册上可照
例託生十五年後可以重續愛緣未知君能勿娶專
相待否尤唯唯涕泗交頤女亦淒然大慟而去自此
尤作官不能如前之明白公正註誤以歸後人有議
婚者毅然拒之年將四十猶鰥居也如是者十五年
房師朱某爲之議婚生又堅拒並道所以朱駭曰若
果然則吾堂兄之女是矣女生十五年不能言語每
聞人議婚則書待尤郎三字得毋卽汝邪拉至其兄

家請女出見女隔簾書紫綵囊在否尤解囊送驗女點頭者再遂成婚合巹之夕女仰天一笑即能言然從此絕不記前身事矣出隨園詩話

鐙窗叢錄卷五

句吳吳翌鳳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日北方之學者是也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今日南方之學者是也亭林先生此言極有味

昔人有言日者閱人命蓋未有見年月日時同者縱有一二必唱言于人以爲異嘗略計之一時生一人一日當生十二人以歲計之則有四千三百二十人以一甲子計之止有二十五萬九千二百人而已今祇

以一大郡計其戶口之數尙不減數十萬况舉天下
之大自王公大臣以至小民何啻億兆雖明于數者
有不能歷算則同時生者必不爲少矣其間王公大
臣始生之時則必有庶民同時而生者又何貴賤貧
富之不同邪

嘗讀後漢書陳寔死天下會葬者三萬人郭泰死門人
制服衰者以數千樓望敎授諸生著錄至九千人蔡
元著錄者至萬六千人而其中未聞有傳道者可見
東京尙名隨聲附和非風俗之善

古之學者專門名家箋注經文者不一其徒各守其師

之說所以某氏易某氏書某氏詩傳授異派自唐太
宗詔諸儒撰定五經正義於易取王弼於書取孔安
國於詩取鄭康成於春秋取杜預由是佗說盡廢
經典稱夏曰夏后氏殷周皆曰人班固白虎通曰夏禹
受禪故稱氏殷周征伐故稱人則舜曰有虞氏亦以
堯禪爾
建寅不始于夏堯以中星定四時尙書二月五月巡東
南八月十一月巡西朔皆以寅正仲月故孔安國王
肅皆謂自夏之前皆建寅也劉道原通鑑外紀書禹
即位仍有虞氏以建寅爲歲首又商湯即位乃改正

朔

孔子問禮老聃見之史傳然老子之教主于清寧無爲其著書厭薄禮學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莊子傳其學而有絕聖棄智剖斗折衡滅文章散五采毀絕鉤繩而棄規矩之論則聃之學又何禮之可問乎蓋由莊子假借孔子之言以尊老者禮記家語史記皆出莊子後乃承其說而不知誤也

楚辭予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晦此非今之所謂蘭蕙也案本草蘭似澤蘭生水傍紫莖赤節高四五尺綠葉光潤尖長有歧葉陰小紫花紅白色而香

五六月盛可佩飾又云蕙薰草也生下濕地麻葉方莖赤花黑實氣如蘼蕪可以已厲陳藏器注即今零陵香也大抵古之所謂香草必其花葉皆香而燥濕不變故可刈以為佩若今之所謂蘭蕙其花雖香而葉乃無氣其香雖美而質弱易萎皆非可刈而為佩也漢官儀尙書郎含香握蘭上殿豈有握生蘭花面君之理是必燥物可囊者又魏武取蕙花為香燒乃後來蘭湯之類若用今日所謂蘭蕙則腐草耳何香澤之有乎

古者居室貴賤皆稱宮初未嘗分別也禮記云父子異

宮又云儒有一畝之宮秦漢已來始以天子所居爲宮矣

春秋以前無以屋稱殿者當是殿最之殿轉爲堂殿之殿耳凡軍後曰殿从屏會意殿㞒後也說者謂秦始皇始作殿然魏策蒼鷹擊于殿上則不始于始皇也若皇居稱殿則霍光傳鴟鳴殿上黃霸傳先上殿注殿丞相所居之室三國志魏爲張遼殿則不必以皇居稱殿也

古者以錢爲幣用濟凶荒非民閒日用長行之物孟子曰以羨補不足農有餘粟女有餘布百工交易皆粟

布也漢時黃金價賤上下通用之漢書食貨志黃金一斤當錢萬後漢書光武紀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唐宋以來率皆用錢或以粟帛交易南宋兵火之後國用不足乃鑄鐵錢復行交子會子與見錢並用元世始終用鈔而錢幾廢矣明洪武初欲行鈔法禁民間行使金銀八年造大明寶鈔圖錢十串為一貫準錢千文銀一兩然民皆重銀錢而輕鈔有以錢百六十文折鈔一貫者成化中鈔益賤一貫僅值錢一文故銀一兩當鈔千貫弘正已後鈔法廢不行明初止有商稅未有船鈔至宣德間始設鈔關蓋藉以收鈔而通鈔法也後鈔雖廢而

關則相仍不廢云

榷茶始于唐德宗稅半天下怨毒于民至南宋而極光宗立制自五品已上其家始得食茶命寧宗定制七品已上元末則句追催併非法苦楚明初尙沿元制茶禁猶嚴洪武十四年駙馬都尉歐陽信以私販扑殺厥後禁漸寬罪條所列惟曰出園茶無由引客興販者初犯笞三十再犯笞五十三犯笞八十惟僞造官引乃處死其後止嚴于邊市而內地聽牙行塡報于是茶利歸民矣今俗稱開門七件而茶在其中矣視爲日用當然不知其害且不知古之有是禁也

崇禎十一年十一月江南徵酒稅官爲給票每酒一斤納錢一文改槽坊爲官店違者依私鹽律治罪從總兵官杜宏域請也案周禮萍氏掌幾酒謹酒謹謂酤糴多少及非時者不盡禁酒也漢高祖時禁酤三人無故飲酒罰金四兩猶未榷稅也文帝賜酺許聚飲五日武帝喜兵國用匱乏始榷酤王莽引詩無酒酤我爲周酒在官之證設官賣酒犯科條者罪至死唐建中以還私釀私麴者家產沒入五季相沿法益峻後漢犯私麴者棄市後周麴至五斤者死江南吳越及諸國莫不榷禁宋有天下有司議閑酒禁朝廷

謂相習已久一旦開除不便乃少寬之私麴至十五斤酒入城三斤者始死後又斷城郭私造至二十斤鄉郵三十斤者始死敢持酒入京城五十里諸州二十里內至五斗者死所定里數外有官署酤酒而私酒入其地一石者棄市乾德初詔至城郭五十斤以上鄉郵百斤以上入禁地三石以上有官署處五石以上始死此據雞以月紾兄姑徐而史稱爲法益輕亦掩耳盜鈴之說也夫酒先王之所不禁豳風曰爲此春酒曰朋酒斯饗此民自造酒大東之四章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逸詩曰何以贈之淸酒百壺此民

相遺贈以酒未聞酤于官且禁往來也伐木之詩曰有酒湑我無酒酤我鄭康成曰酤買也此詩人頌王之恩意言王有酒昔之無酒則酤買之然則王酒且有時買于民間矣莽之言豈足信哉

蘋有二種柳惲詩汀洲采白蘋此水蘋也莊子風起于青蘋之末此陸蘋也方氏通雅謂之田藾草

余友陶淨衡居杭州北關門外之長板巷一日方啓門有黑團滾入急逐之入後圃而沒舉家惶駭越日天大雷雨震霆挾火繞室內如搜捕者旋入圃中有頃黑團亦出兩相迎距雷火赫然而黑團者漸小摩蕩

良久雷火攝之沖天而去究不知何物也

明世宗時袁文榮煒以青詞得幸相傳西苑醮壇對聯是其所作云洛水靈龜雙獻瑞陽數九陰數九九九八十一數數原于道道統元始天尊一誠有感岐山威鳳兩呈祥雄聲六雌聲六六六三十六聲聲聞于天天生嘉靖皇帝萬壽無疆

張江陵試童子時學使者出一對云玉帝行師雷鼓電旗雲作陣雨箭風刀張對云常娥織錦天機地軸日爲梭星經月緯學使者曰此太平宰相也

茅菴草屋風雨一與輙欲顛覆至廣廈大屋雖疾風震

雷頓撼天地而安若泰山藩籬鳥雀風動草搖則驚飛竄伏而豐牛巨象雖長鞭大箠猶抶之不動行人之度量其相縣亦如此（宋人聞）

張世南游宦紀聞云辛稼軒初自北方還朝官建康忽得癩疝之疾重墜大如杯有道人教之以取葉珠（即薏苡仁）用東方壁土拌炒成黃色然後去土將米煮爛入砂盆內研成膏每服用無灰酒調下三錢即消後隨沙先生晚年亦得此疾辛授此方服之亦消

治腎虛腰痛將杜仲用酒浸透炙乾擣細為末無灰酒調下即愈亦見游宦紀聞

元遺山續夷堅志阿魏散治骨蒸傳尸勞寒熱消羸喘
嗽用阿魏三錢研青蒿一握細切東北桃枝一握細
剉甘草如病人中指許大男左女右童便二升半先
以童便隔夜浸藥明旦煎取一大升空心温服分三
次以進次服調檳榔末三錢如人行十里時更一服
丈夫病婦人煎婦人病丈夫煎合藥時忌孝服孕婦
病人及雞犬腥穢之物見服藥後忌油膩濕麪冷硬
之物服至一二劑即吐出蟲或泄瀉出更不須服餘
藥若未吐瀉即當盡服病在上者吐在下者瀉其蟲
自出如人髮馬尾形當日即瘥又五臟虛羸魂魄不

安即以茯苓湯補之用白茯苓一錢茯神一錢人參三錢遠志三錢去心龍骨二錢防風二錢甘草三錢麥門冬四錢去心犀角五錢㕮咀生乾地黃四錢肥大棗七枚水二升煎八分分三服溫下如人行五里許更進一服仍避風寒若猶未安明日更作一劑服之即瘥

又治發背腦疽一切惡瘡初覺時採獨科蒼耳一根連葉帶子細挫勿犯鐵器用砂鍋熬水二大碗熬及一半瘡在上飯後徐徐服候吐定再服以盡爲度瘡在下空心服瘡自破出膿更不潰爛瘡上別以膏藥傅

之

又治一切惡瘡取縣瓜蔞一枚去皮用穰及子生薑四兩甘草二兩横文者佳細切生用無灰酒一碗煎及半濃服之煎時不犯銅鐵病在上食後服在下空心服

鄭所南先生思之連江人初名某以太學上舍應博學宏詞科侍其父來吳寓條坊巷德祐北狩憤恨欲死遂改名思肖字憶翁作心史一卷癸未三月輿所作咸淳集一卷大義集一卷门興集二卷併入鐵函投承天寺井中時距德祐之亡已九年矣崇禎戊寅十

一月八日承天寺後山房僧達始因旱浚井啓而得之計藏之時至是又三百五十六年不濡不滅完好如新又有釋氏施食心法一卷太極祭煉一卷謬餘集一卷文集一卷自敘一百二十圖一卷并先生之父震菊山集一卷傳于世

淮陰龔開聖予負才尙氣節嘗與陸丞相秀夫同參廣陵幕府宋亡寓于吳家貧立則沮洳坐無几席一子名浚每俛伏于榻就其背按紙作唐馬圖風鬉霜鬣豪幹蘭筋備盡諸態居郡日與高郵龔璛爲忘年交人比之漢二龔

文信國柴市臨刑南向再拜索筆書二詩曰昔年單舸走維揚萬死逃生輔宋皇天地不容興社稷邦家無主失忠良神歸嵩嶽風雷變氣壯燕雲草樹荒南望九原何處是塵沙黯黯路茫茫衣冠七載淹旃裘鬚髯形容似楚囚龍馭兩宮厓海月貔貅萬竈海門秋天荒地老英雄哭國破家亡事業休唯有一靈忠烈氣碧空長共莫雲愁見趙弼所撰文信公傳世但知有贊而不知有詩然其詩頗不似公語備錄於此以俟博雅

宋元喚藝集云張千載（一作張誤千心）字毅父廬陵人文文山

友也文山入北毅父留燕中潛造一櫝文山受刑後
即藏其首仍訪文山妻歐陽夫人于俘虜中俾出火
其屍毅父拾遺骨寘囊并櫝南歸付其家葬之程敏
政南宋遺民錄亦同又王炎午祭文丞相文序亦云
張千載心自燕北持丞相髮與齒歸似得其實而劉
侗帝京景物略乃謂有十義士者舁公槀葬都城小
南門外五里道傍大德二年公繼子陞至都遇公舊
婢綠荷告其地遂以歸葬不足信也
王炎午咸淳閒太學生忼慨有氣節文丞相兵敗被執
炎午欲速其死作生祭文丞相文其自序云丞相再

執就義未聞豪傑之見固難測識因與劉堯舉對牀
共賦感慨嗟惜之堯舉先賦云天留仲子墳孤竹誰
向西山飯伯夷余問下句之義則謂伯夷久而不死
必有飯之者矣余謂向字有憂其飢而願人餉之之
意請改在字何如堯舉然之余以寂寥短章不足用
吾情遂不復賦蓋丞相初起兵僕嘗赴其召首進狂
言願明公復毀家產供給軍餉以倡士民助義之心
請𫏋淮卒參錯戎行以訓江廣烏合之衆佗所議論
尤多戇語丞相嘉納令何見山進之幕府授職從戎
僕以身在太學父歿未葬母病危殆屬以時艱恐進

難效忠退復虧孝倥偬感泣以母老爲辭丞相憐而
從之僕于國恩爲已負于丞相之德亦未報遂作生
祭丞相文以速丞相之死堯舉讀之流涕遂相與謄
數十本自贛至洪黏之於驛途水步山旅牆店壁冀
丞相經從一見雖不自揣量亦求不負此心耳維年
月日里學生舊太學觀化齋生王炎午謹採西山之
薇酌汨羅之水哭祭于大丞相文山先生未死之靈
而言曰嗚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周魯科第郊祁斯
文不朽可死喪父受公卿祖奠之榮奉母及東西迎
養之樂爲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將相功名

事業可死仗義勤王使命不辱不負所學可死華元
跟蹌子胥脫走丞相自敘死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
事未定臣節未明令鞠躬盡瘁則諸葛矣保障閩廣
則田單卽墨矣倡義勇出則顏平原申包胥矣雖舉
事率無所成而大義亦已無愧所欠一死耳奈何再
執涉月踰時就義寂然聞者驚惜豈丞相尙欲脫去
邪尙欲有所爲邪或以不屈爲心而以不死爲事邪
抑舊主尙存不忍棄捐邪伏橋於廁舍之後投筑於
目矐之餘欲以希再縱求再生則二子爲不智矣尙
欲有所爲邪識時務者爲俊傑昔東南全盛尙不能

解褱圍今以亡國一夫而欲抗天下況趙孤蹈海楚懐入關虒非前日之頑周無未獻之地南北之勢旣合天人之際可知彼齊廢齊興楚亡楚復正兩國相當之勢而國君大臣固無恙耳今事勢無可爲而君臣皆爲執矣臣子之于君父臨大節决大難事可爲則屈意忍死以就義必不幸則仗大節以明分故身執而勇于就義當以杲卿張巡爲上李陵降矣而曰吾欲有爲且思刎頸以見志其言誠僞旣不可知況形拘勢禁不及爲者什八九惟不刎頸豈足以見志況使陵降後死佗故則頸且不得刎志豈得自明哉

丞相之不爲陵不待智者而信奈何忼慨遲回日久
月積志消氣餒不陵亦陵豈不惜哉欲不屈而死邪
惟蘇子卿乃可漢室方隆子卿使耳非有興復事也
非有抗師讎也丞相之事降與死當有分矣李光弼
討史思明方戰納劍於韡曰脫不利當自刎不可辱
於賊李存勗伐梁梁帝朱友貞謂其臣皇甫麟曰晉
吾世讎也不可俟彼刀鋸麟於是哀泣進刃于帝而
亦自刎今丞相察其憂憤而進之憐其親老而退之
非僕也邪痛惟千載之事既負于前一得之愚敢獻
于後進薄昭之素服先元亮之挽歌願與丞相商之

廬陵非丞相父母邦乎太祖語孟昶母曰爾勿戚戚
行將遣汝歸蜀昶母曰妾太原人願歸太原不願歸
蜀契丹遷晉出帝李太后安太妃于建州太后疾革
謂帝曰吾死焚其骨送范陽僧寺無使我爲虜地鬼
安太妃臨卒亦曰當焚我爲灰向南颺之庶魂魄得
返中國也彼婦人爾一生一死尙眷眷故鄉不忍飄
棄讎仇外域況忠臣義士乎人不七日穀則死自梅
嶺以出縱不得留漢廄而從田橫亦當吐周粟而友
孤竹至父母邦而首丘焉廬陵盛矣科甲尊矣宰相
忠烈合爲一傳矣舊主得老死於降邸宋亡而趙氏

不絕矣不然或拘囚而不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瓜蔕噴鼻死溺死畏死排牆死盜賊毒蛇猛獸死輕一死于鴻毛虧一著于泰山而或遺舊主憂縱不斷趙盾爲弑君亦將悔伯仁之繇我則鑄錯已無鐵噬臍寧有口哉嗚呼四忠一節待公而六爲位其間聞赴則哭及丞相就義炎午又作望祭文丞相文云相國文公再被執時余嘗爲文生祭之已而吉水張千載心弘毅自燕山持丞相髮齒歸丞相得死所矣嗚呼痛哉謹慟哭望奠再致一言嗚呼扶顛持危文山諸葛相國雖同而公死節倡義舉事文山張巡殺身

不異而公秉鈞名相烈士合爲一傳三千年閒人不
兩見事繆身執義當勇決祭公速公童子易簀何知
天意佑忠憐才留公一死易水燕臺乘憤捐軀壯士
其或久而不易雪霜松柏嗟哉文山山高水深難囘
者天不易者心常山之髮侍中之血日月韜光山河
改色生爲名臣死爲列星不然勁氣爲風爲霆干將
莫邪或寄良冶出世則神入土不化今夕何夕斗轉
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邪炎午字鼎翁號梅邊安福
人有吾汶稾傳世
錢唐汪元量字大有號水雲以善琴受知宋主國亡奉

三宮入燕留最久元世祖嘗命奏琴因賜爲黃冠師
南歸時宮人王清惠陳眞淑黃慧貞何鳳儀周靜眞
葉靜慧孔清眞鄭惠眞方妙靜翁懿淑章妙懿蔣懿
順林順德袁正淑章麗眞袁正眞金德淑一十七人
分韻賦詩以餞其行水雲歸後少帝亦有詩曰寄語
林和靖梅花幾度開黃冠臺下客飲是不歸來詞甚
悽惋

宋少帝三宮入燕元世祖命宰相出迎接于通州黃羅
帳幔先燕三宮于會同館然後十次開筵月支粮萬
石日支羊肉六十斤俱見汪水雲詩集其待亡國君

臣有禮如此與金人迫辱徽欽迴不侔矣

明吳中有貴公子周姓者家有美玉俾工治作杯玉色粹白傍有赤文九工琢之爲盤螭既成裝以重錦盛之櫝將自郊關以入周氏子慮城闉甎石之或墜也糎布於木由女牆升降張燕會賓客或進之曰人不目子爲周九癡乎今玉工乃刻盤螭九乃以子爲戲也周氏子大恚太監孫隆聞之購以五百金進之御定陵愛玩焉每夕必舉以飮及李自成陷京師杯流落人間不知所在矣

佛書諸俱邪與其徒八百衆居震旦國五百居天台三

百居鴈蕩故粱克家三山志載懷安大中寺有八百羅漢像

浙東用火哺鴨其未成者嘉興用香鹽炮之爲春月佳味名曰鴨餛飩方回詩跳上岸頭須記取秀州城外鴨餛飩是也今俗名嘉蛋

京師風俗入冬以花藏土窖中四周以火逼之故隆冬時即有牡丹謂之唐花其法自漢已有之漢大官園冬種葱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爇熅火得溫氣諸菜皆生召信臣爲少府謂此皆不時之物有傷于人不宜以供奉養奏罷之噫後人踵事亦何所不至哉

鐙窗叢錄補遺

張小青居唯亭老爲口字彈監故俗諺有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唯亭張小舍之語小青名浩字彥庚是南坡沈石田之外祖也

梁武帝善通六年北魏較正元法僧稱帝改元天啓明初陳友諒始據江南亦稱天啓明年四月改天定萬曆庚申熹宗即位詔以明年爲天啟元年宰相不古年號者有矣未有　及勝國掌故者也左傳魏之大也天啟之也故竟天啟之世魏忠賢爲政逆璫之得政又閒正魏應徵據之豈非天啟之乎（此節必有脫誤）

夜漏五五相遞爲二十五唐李郢詩二十五聲秋點長是也至宋藝祖以坐隱庚申受禪問國修短於陳希夷有只怕五更頭之言藝祖命宮掖及州縣更漏皆去五更二點首初更去其二點以配之首尾止二十一點即轉六六更謂之蝦蟆更至今相承不改蓋庚更同音藝祖至理宗景定元年夏五庚而亡正應五更頭之說

神仙粥專治感冒風寒暑濕頭痛骨痛并四時疫氣流行等症初得病兩三日服此即解法用糯米半合生薑五六片河水兩碗於砂鍋內煮一二滾次入帶鬚

大葱白五六个煎至米熟再加米醋小半盞入內稱匀乘熱喫粥或只喫粥湯即於無風處睡以出汗爲度蓋以糯米補養爲君薑葱發散爲臣而又以酸醋斂之屢用屢驗非尋常散養之劑可比也

鐙窗叢錄跋

右鐙窗叢錄五卷補遺一卷句吳吳翌鳳撰翌鳳字伊仲號枚菴漫士休寧商山人僑居吳縣干將里諸生中歲應湖南巡撫姜晟之聘繼主瀏陽南臺書院於學無所不窺酷嗜異書從人借鈔目爲之眚卒年七十八著有與稽齋叢稿卭須集吳梅村詩集箋註東齋脞語諸書並已刊行此鐙窗叢錄或記載客語或鈔撮古書時與東齋脞錄相出入向未刊行涵芬樓藏舊鈔本五卷末附補遺卷三有乙集記永樂大典云云今此條見卷二知枚菴當日但分甲乙也庚

申春日無錫孫毓修跋